【杂粮】《平之下电脑》

贴吧作者id：神様四夕

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id=tb.1.d74aa330.AyIEZPW3AjX7ZBiZeYCvqg?t=1573926946&fr=pb

原帖链接：https://tieba.baidu.com/p/5725188740

1.

“平”板电脑属于PDA的一种，即public display ofaffection（狗粮）

注：好久不写东西了来随便写点轻松的超超超短的小片段

【tag:八雪、但不限于八雪（喂）】

序.

——————

雪之下雪乃，正如其名，雪下面的雪。即便覆盖在表面的雪融化掉了，那里头仍然是雪。而那雪或许也只是覆盖在雪面的雪罢了。

简直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每一层下面都是新的图案、花纹、颜色。

如同每一个都是最终的答案。

俄罗斯套娃也好，洋葱也好，剥到最后都只不过是空心的。

但人不一样。

无论覆盖了多少层的白雪，掩藏在最深处的，必然是雪之下的内心，雪之下雪乃最真实的部分。

那，就是我想追寻的答案。

或者说，是想要寻找的答案的一部分。

想要理解，想理解雪之下在想什么，想要明白她行动的意义，需要明白她的感情。想要把那常年停驻的白茫茫一片拨开扫尽，想用掌心的温度让冰雪消融，想要触及，所以才会伸出了手。

……

我的手停驻在半空中，腰身弯下，头低着看向地面，能看到染红的地板砖块，身前长桌的倒影以及自己并拢的双腿。

「呼」

稍稍地吐纳，然后是缓慢而凝重的吸气。冬天的空气进入体内的时候会有种不习惯的像是薄荷的清凉感，沿着喉咙一直延续至胸前，最后扩散到全身消失不见。

但的确是存在的，无论是吸入的冷气，或是凝聚起的勇气，又或者说，那无形的愿望。

于是。

「雪之下，请和我结婚吧。」

「……」

那个，不说点什么？

果然……步骤好像跳太多了吗？

——————

【1.膝枕】

——侍奉部部室，黄昏

「呐，雪之下」

「…嗯？」

耳边传来有些心不在焉的回应，只不过现在我看不见她的表情。

「这样要做到什么时候啊…」

听上去似乎有些色色的味道，但实际上我指的是如今的姿势——以侧躺形式接受着膝枕服务——要保持多久这回事。

半边脸紧贴着雪之下那白皙的大腿，肌肤与肌肤相触的陷落感，涌进鼻腔的体香让我无可避免地脸颊发热。

果然还是有点色色的味道啊…

「可是比企谷君看上去很累的样子呢」

她这么说着轻轻揉了揉我的鬓角，冰凉的指尖划过皮肤，不禁打了个寒颤。

确实，昨晚和小町玩游戏熬夜熬过头的缘故，也没能顺利在课堂补充体力，结果到了侍奉部后变得有些昏昏欲睡了。

但是现在在另一种意义上心更累啊！

由比滨今天似乎和三浦海老名她们约好要去哪里玩来着，结果孤男寡女的部室顺势就变成了这种情况。

对我的求婚雪之下曰“以交往形式试运行”，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脸书状态应该改成“稳定交往”了。

然后就是不久前放学来到部室，拿着文库本却打起了瞌睡，导致被雪之下强制要求休息。看见她把几张椅子拼在一起还感到有些迷惑，被要求“躺下，把脑袋交出来”的时候真以为要被杀了。

希望你注意一下说辞。

嘛，至于之所以选择侧躺是因为平躺着就会正对向雪之下的脸，总感觉会相当羞耻。虽说现在也够羞耻的就是了。

为了摆脱这种思想我不太自在地扭动着身子，自己看起来应该就像条蠕动的小虫。穿的运动服是绿色的所以是绿毛虫，以后会化身为蝶的潜力股呢。

「话说，这就是交往该做的事吗？」

有点在意地询问雪之下，她将手指抵住下唇一边陷入了思考。

「嗯……书里说这样似乎能让人感到安心，不过可以的话我还是想试试掏耳朵。」

说着耳垂被捏住，然后加害者的手指缓慢移动，沿耳轮的弧线划了一圈后深入其中。

「唔～～！！」

「呼呼」

由于触感太奇怪了忍不住抖动翻过身来，结果撞见了雪之下那夸耀胜利般的笑脸。

「喂，才不是这种掏耳朵吧。话说别弄耳朵啊我耳朵有点敏感啊」

「啊啦，说来你第一见姐姐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呢」

这么一说好像是有这回事。都多久以前的事了这家伙还记得啊，对姐姐的怨念到底是有多深啊，如果对象是哥哥的话已经能称为“深雪”程度了吧。

不过既然记得就请你注意下啊。

「所以说啊别……」

「在女朋友面前没什么好掩饰的对吧，比企谷君？」

没等我说完，雪之下就以如花朵绽放似的笑颜将我打断。那樱色的嘴唇一开一合纺织出少女的低语，女朋友什么的，尽管有所自觉实际听到还是吓了一跳。

「不，不不不是内样的吧…就算是交、脚脚往…对、对了！就连我家父母都有那个哦，该说是隐私…还是个人空间来着。总，总之！」

「是是」

对我支支吾吾拼凑出来的争论不为所动，雪之下只是默默地听着，默默地抚摸我的头发，然后默默地朝我笑。

这样默默对视实在习惯不了，最初相遇时互瞪也立刻就败下阵来，所以这次肯定也是因为雪之下的眼神太凶恶而让我移开目光吧。

没办法，为了避开那种脸我只好重新回到侧躺的状态。

耳朵再次被冰凉的触感覆盖，绕过指尖挤进脑海的细小声音让人不由得感到挫败。

——是我的胜利呢。

——————

【2.小雨】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天空正下着小雨。

“比企谷君，有带伞么”

“啊啊，孤伶伶到我这种程度是不可能不带的吧，独自生活的前提就是充分做好独自应对的准备，所以一直孤独走来的我可说是准备最充分的，充分到都可以媲美机械猫的百宝袋了”

与声音一同，从身后传来雪之下的气息，被取得后背的我不禁有些慌张地应对起来，是自我防御机制而已，才、才不是因为想起刚才在部室的事感到尴尬哦？

“还是那么令人残念的理由呢，以孤独生活为前提来说就是错误的，还有请你别将机械猫和你那腐烂的思想联系起来。”

啊咧，啊咧咧这里好奇怪哦？不由得像眼镜小学生那般心生诧异。

这雪之下态度是不是变得有点快？直到刚才从部室离开明明都是一副温和的小猫咪模样，一旦暴露在阳光底下就变成老虎了吗？虎妖啊你！如果是雪之下的话总觉得会变身成银白色的孟加拉虎。

不理会我内心的抱怨与妄想，身旁的雪之下从包里拿出一把透明的折叠伞，轻轻撑开，伞在半空中“咻咻一”地转了两圈然后搭在她的肩上。

尽管正下着小雨，映红的云层间还有些微光，漏出来的阳光就这么越过那透明的伞面，经由水珠的折射洒落在雪之下身上。

房檐处滴落的积水与地面连接成线，外头纷纷扬扬的小雨隐约可见，像是在校园的四周披上了一层薄纱。

空气凝固住般变得安静起来，些许衣服摩擦的声音清晰可闻，让我不由得连捏紧袖口的拇指和食指都放松下来。

她静静地伫立在视野正中，逆光的笑脸上看不出一丝阴霾。

“像画一样”

注意到的时候感想已经脱口而出，反应过来后立马捂住嘴巴，偷偷地窥伺雪之下的反应却发现她已经别过脸去，但那黑发下露出的耳根变得通红一片。

“别发呆赶紧回去了”

雪之下像是要领先我似地率先向雨幕中迈出脚步，我也慌忙把伞撑开跟了上去。

既然已经交往了，男方要送对方回家这种常识我还是有的，最近放学也都是这样的模式。况且雪之下家也没有多远，大概是这个原因吧，感觉多走两趟路也不怎么辛苦。

一前一后地走在田间的径道，雪之下的脚步显得有些着急，步幅较大的我要追上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我想她现在大概不想让我看到她的表情吧。

像这般少女的一面也很少展现，但也不能因为感兴趣就强人所难，不然一旦突破某个临界点，可就得承受冷彻雪女的恶毒言灵以及铁拳制裁了。

但脑海中一想到那张脸，就不禁为自己无自制的轻率发言点了个赞。

像这样只是默默跟在身后，守候着她那笨拙的背影也算是我们之间某种不错的相处方式吧。

这么想着我不由得笑了笑，加快脚步走向她的身旁。

果然还是想看一下啊。

——————

【3.雨之下猫先生】

以下是突然的事态。

原本雪之下的家就在地铁站的附近，从学校前往地铁站，经过站点走进大路后直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目的地。

然而正值下雨天，地铁站这种流通场所人流应该会变得很密集，不擅长人群的雪之下或许是出于这种考虑，稍微绕了点远路。

和平时走惯的大路不同，道路两旁没什么商铺，这一带也许是住宅区的林荫道吧，路上也没见到其他人影。

下着雨的缘故，不太平整的路面上有着不少水坑，留意着不溅起水花一步一步移动，视野一端却发现雪之下停了下来。

距离离得有点近，差点就刹不住撞上去了。

想着抱怨两句地朝她看去，结果看见她的目光正停驻在路边的一个小纸皮箱上。开口大敞的纸皮箱里头……是两只小猫。

箱子的空间有点显窄，以致于两只小猫蜷缩成团儿才勉强塞得进去。不知是气温太低还是淋着雨水的缘故，那瘦薄的身躯似乎在颤颤发抖。

雪之下移动到纸箱的一旁，让它们置身伞下的领域而从冰冷的雨水中幸免于难。

但也只是一时的幸福罢了，再怎么说也不可能在这呆到雨停。短暂的停驻给它们留下些许温暖，算是为那之后冰冷的时间稍作缓冲吧。

仅仅如此，不，又或许是因为意识不到罢了，小猫们乍眼看露出了满足的表情。

我看向雪之下想询问她的打算，但不等我说出口，她就伸手抓住我袖子拽了过去。踉跄地走了两步，各自拿着的伞轻轻碰到一块儿。是看准了这个间隙吗，雪之下“嗖”地一下轻巧地钻进我的领域，背朝这边撞进了我的怀里。

“喂…喂，你干什……”

正为突发的事态吓了一跳，雪之下视若无睹地蹲下身去，将自己的伞斜放在地面上，做成了猫窝的“屋檐”。

原来如此，这么想对雪之下来说也是理所当然。而且不是出于“noblesse oblige”，而是猫百科的猫爱情怀吧。行为动机是很合理，不过还是希望事先说明一下，毕竟对心脏不怎么好啊。

我把伞再移前些免得她被滴落的雨水溅湿，是从影子察觉到了吗雪之下回过头朝我笑了笑，又看向小猫们伸手摸了摸它们的头，缓缓地站起身来。

她一脸悲壮地转过头来，感觉都媲美革-命-兵了，用眼神向我示意—我们走吧—一什么的。虽然有些对不起她的决意，但我还是开口了。

“再呆久些也不要紧吧，反正也不急着回去。”

“…不要紧吗？”

“嘛，不要紧的”

“谢谢”

我说，别露出这种可爱的笑脸啊，就算要紧也说不出口啦！

……

那之后又逗留了十来分钟，到底是不能一直停在原地，雪之下总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我觉得不舍到这种程度直接带回家去得了，不过…

“我无法对它们负责啊，没有足够的觉悟就随随便便对他人干涉，到最后又不得不舍弃的话只能让彼此受伤而已。”

“这样啊……”

自我满足说不上错误，平家老师曰，重要的在于“自觉”，珍惜一个人意味着做好伤害对方的觉悟。

重点并非在于是否会对对方造成伤害，而是能否为此负责的觉悟本身。对雪之下来讲，也有连对猫的热爱都无法妥协的地方吧。

总之，那个先放一边。

现在首要的问题是，雪之下把伞留给了小猫们，换言之她就变得没有伞。

那么自然就成了我们两共撑一把伞的状况。

因为是单人伞伞面的面积并没有多大，原本已经做好了左肩湿透的觉悟。

但注意到了的雪之下将之完全否定，一把搂住我撑伞的右手胳膊，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头也靠上了我的肩膀。

飘来洗发水的味道，在雨腥味中也显得十分突出，让我一路上都不由得撇过头去。

“不过，我会对比企谷君负责的哦”

因为撇过头去所以看不见她的表情，大概还是那温和的笑脸吧，尽管如此男孩子多少都会有些男子气概。

“…是我对你负责才对吧”

这么说后从身旁传来些动摇的气息，然后以明显高兴的语调说道。

“谢谢”

那简短的道谢在细雨中格外清晰。

——————

【4.那扇门背后的是…】

—雪之下雪乃的公寓

原本打算把雪之下送到家门口就返回，结果到达大堂后被她强制留住了，说是让我呆到雨停后再回去，顺便帮我烘干一下衣服。

最初是打算拒绝的，但她的口吻有些强硬而使我败下阵来。回来途中彼此相依的缘故肩膀处倒没怎么淋湿，不过之前照顾小猫时，为了给她挡雨而后背湿透的事似乎是被发现了。

实话说这雨也不知道会下到什么时候，正因为是小雨所以持续的时间一般都特别长，这种说法简直就像是在说“有谁在云上定量地倒着水”一样。

第一时间映入脑海的，是古希腊神话中伊里斯（lris）的身姿。背上长着雪白翅膀、手捧茶杯往云朵灌溉的彩虹女神，作为神与人的信使，如雪花般冲破云层来到人间。

这么想着不自觉地看向雪之下，那乌黑长发间系着的深红蝴蝶结，远远看去就如同波斯鸢尾（Iris）般圣洁无比。说来雪之下的生日也是1月3日，刚好是那天的诞生花什么的，只是巧合而已吧。

我晃了晃脑袋跟上雪之下，连带走进了她的公寓单间。

像这样只有两人到这来还是第一次，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是为了文化祭的事，那时也是够累人的，无论是文化祭还是彼此的关系。

稍微对往事陷入感慨之中，在玄关脱鞋后往里头走了几步，雪之下正站在客厅的沙发边上等着我。

“脱掉吧”

冷不防蹦出来的话让我不禁呆住了，伫立在原地一时没能回复雪之下。

是看见我这副样子感到不耐烦吗，眼前的雪之下叹了口气，轻轻摇摇头后向我走近，并把手伸向我衬衣领口的纽扣。

好不容易反应过来的我慌忙采取躲避行动，但在擅长“空气投”的雪之下面前完全不管用，一下子就被解开了三颗，这手速到底是闹哪样啊。

“等、等等啊雪之下，我自己来，让我到浴室换……”

“太麻烦了，给我就这么站好。”

“喂这，这这这样不太好吧喂！”

“吵死了，我都不在意你在意什么，不许动！”

扭来扭去的身体在雪之下的一声怒喝下陷入硬直，缓冲过来后发现纽扣已经全被解开，然后她就这么绕到身侧将我的校服脱了下来。

被脱了个精光的我，正为暴露出来的瘦弱身躯感到羞耻难耐，这时发现眼前盯住我的某加害者脸颊变得通红。

我说，你既然会害羞就别这么干啊……

逃似的溜进某个房间的雪之下，不一会儿拿着条蓝色的大毛巾再次走到客厅来，并把它递给了我。

“衣服我拿去烘干了，你到浴室擦擦身子免得感冒了。”

她脸上还是挂着红晕，像是尽量不看我般撇开头去一边对我说道。

接过毛巾后雪之下立即就转身回到原来的房间，至于我的话，像这样赤裸着上半身也不大自在，便决定按她所说到浴室擦擦身子洗个脸好了。

因为之前来过一次，哪里是浴室姑且还是记得的，扭转关闭着的木门把手，正打算推开门的时候——

“比企谷君，不能开门！”

那焦急的语气，连最后的高音都有些破掉了。尽管听见了突然冲出房间的雪之下的叫喊，但身体还是依照惯性地推开了门。

正当我打算朝雪之下的方向转过身去询问具体意义时，扑面而来的温热水气却让我不由得移回视线。

然后，笼罩在浴室内的大量水蒸气没能起到阻隔视野的作用，我就这么与相隔不到两米、浸泡在浴缸里的某人对上了目光。

“哦呀？呀哈喽，比企谷君～”

在那的是没有一丝慌张的雪之下的姐姐—雪之下阳乃。

——————

【5.审判】

“啊啦，小雪乃不用在意啦，毕竟——就算看见姐姐的裸体比企谷君也不会有感觉的，对～吧”

坐在沙发一角用浴袍包裹住身体的雪之下阳乃说着，将食指竖在双唇前，朝这边偷偷眨了眨眼睛。不，该说是偷偷吗，绝对是在做给雪之下看的。动作里有着一色的可爱劲，但由阳乃小姐来做的话意外地有份成熟的味道，这种娇媚的成分使其变为更加强大的武器。

不过对我来说是怎么都好，还请你停止这挑衅的行为吧，这边的气场变得愈发冰冷了啊！

现在我正位于雪之下家客厅的中央，双膝贴紧地板，两手平放在大腿上，腰身挺得笔直，换言之就是被强制正座中。

左侧方向的阳乃小姐姑且先忽略，雪之下如今坐在我正前方的沙发上，一边散发出令人瑟瑟发抖的寒气，一边手持镊子夹住棉花、把碘酒涂在我的额头上。

至于为什么会变成这种状况嘛……

——————

“比企谷君，不能开门！”

没能反应过来将门推开的我，就这么与泡在浴缸里的阳乃小姐四目相对。

事发太过突然导致整个人都呆住了，身体无法动弹但时间却依旧流动，扑鼻而来的是掺杂着香波味道的水蒸气，浴缸处随某人身体摆动而晃荡的水声传入耳中，柔和的橙黄色灯光配合满溢的水汽使视界变得有些朦胧。

大脑独立于躯体正常运作，各式各样的细节映入记忆的胶卷带，将要埋藏在意识的深处。

就在这个时候，视野突然变得漆黑一片。

眼皮表面能感觉到有些冰凉的柔软触感，应该…！…是雪之下的手吧？注意到这点的同时背部也传来些许温柔，尽管只是微小的膨胀却无法与“肋骨”相提并论，让我一时不禁沉浸于幸福当中。

但这般幸福感转瞬即逝，与这些美好的触感一同带来的还有无法违抗的重力作用。

就这样，我正面迎接了大地的拥抱。

——————

简而言之就是，雪之下为了覆盖住我的双眼而把我扑倒在地上了。

额头处只是擦破了一点皮，不过雪之下似乎很在意的样子，冰冷的气场当中能感觉到一丝顾虑。反过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是以愤怒为主，看来她是真的相当生气啊。

“姐姐闭上嘴如何？连联络都没有就突然闯进别人的家里来，就没有考虑过可能会给别人添麻烦？这点常识都没有还是回小学重读几年比较好吗，你知道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了吗，犯罪者请马上离开这里怎样？”

雪之下连珠炮般朝阳乃小姐轰炸过去，但毕竟是那个人，这种程度的攻击在她们姐妹交流里也是司空见惯的一环吧，并没起到什么作用。

“好过分，好过分啊小雪乃，人家明明是打算给可爱的妹妹一个surprisel的？”

“确实很意外呢，不过是意外事故那种令人厌恶的意外，所以姐姐你还是赶紧回去如何？”

雪之下持续瞪着阳乃小姐，不过对方却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

“这么着急催姐姐回去，啊，难道说一是想和比企谷君做什么吗？”

“什么！？”

若有所指的语气似乎是激起了雪之下的羞耻心，使她不禁惊呼起来。

“啊哈哈，小雪乃害羞了害羞了，那么到底是在做怎样的想象呢？呼呼，不过不行哦，因为姐姐我今晚要在这住下来呢，已经从母亲那拿到允许了哦。”

气鼓鼓的雪之下感觉有些可爱，到底是一牵扯到母亲就没什么辙，只能别过脸去无视掉姐姐。

至于被无视的雪之下阳乃，则退而求其次似的看向了我，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真可惜呢～”

“才不可惜……”

似乎是抓弄我们的兴致告一段落了吗，雪之下阳乃轻轻站起身来，然后朝门口的方向走去。

“呀，好了好了，别看姐姐我这样可是很识趣的哦。接下来就留给你们甜甜蜜蜜的独处吧，应该是在交往着的？姐姐我出去走一趟咯～”

就这么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地从门口离去的雪之下阳乃，没来由地感觉有些帅气。

……

话说，这人是从哪儿得知的啊？

雪之下阳乃的离去让屋子再度安静了下来。

回过头来看向雪之下，发现彼此的距离突然变得相当的近，她似乎是趁着刚才分了小会儿神，悄悄地来到我跟前坐下了。

是在期待我的反应吗，打算从她的表情上看出个大概，却发现对方正低着头。

“怎、怎么了？”

“……知道错了吗”

看不见表情，但声音却很清晰。

“不那个，我怎么知道你姐姐在里面啊，而且也没看到什么…”

“你.想.看.到.什.么.吗？”

等下雪之下小姐，你的背后好像有只恶鬼哦？

“对、对不起！抱歉，是我错了，会好好反省的！”

出于畏惧立即就承认错误了，真不愧是我，超软弱的！

“…是吗，那就好。那么，我也对不起。”

雪之下的身体微微有些发抖，嘛，估计是指弄伤额头的事吧。

疼倒是挺疼的，心底里却没觉得是她的错。以客观事实来说确实应该是这么回事，但感情上却无法认可，反而自己感觉有些愧疚。

理性与感情总是微妙地得出不一致的结论，所以人们才摇摆不定，也所以人们才能够一直前进吧。

“嘛，没什么，也不怎么疼，那个，我不在意的。”

“…是吗，谢谢”

斟酌着字眼说出了这一番话，从雪之下那听见了小声的道谢。

好的，这么一来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吧。

这样想着的我揉了揉有些发麻的膝盖，正打算站起身来。

紧接着下一秒，脸颊被“啪一”地从两边夹住，传来熟悉的冰凉触感。雪之下的双手就这么抬起我的头，正对着的是她那略显樱红的脸蛋。

“呜？”

被夹住脸的我从嘴巴勉强吐出不成器的声响，无视于此雪之下的脸急速地靠近而来。

然后，接近到能称之为的距离。

目光相触，鼻尖相触，而让人真正觉得屏息的是，彼此的嘴唇也轻轻触碰到一起。

只是未经人事少年少女般的亲吻，但从唇瓣渲染开来的除了彼此口腔的味道，还有那让某人深处烛火摇曳的温度。

轻轻地触碰，轻轻地分离，若即若离，反而让人感觉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结果愣住好一会儿后我才终于回过神来。

“这、这是干什么？”

抑制住内心的震惊朝雪之下抛去疑问，尽管看不见自己的脸，但想必如今是满脸通红的模样。

质问的对象也是一样通红的脸，但比窝囊的我少许优胜的是那脸上灿烂的笑容。

在这般近的距离看着这般盛放的笑颜，内心深处仿佛被紧紧揪住，又或者说像是充气到极限即将涨破的气球一样。

“因为，得让你忘掉姐姐不是吗？”

狡黠的语调化身一根细小的银针，将气球戳爆了。

——————

【6.短信（1st）】

——Hachiman＇s mobile

From雪乃｛女友｝（20：18）到家了吗

From雪乃｛女友｝（20：30）比企谷君？

From八幡（20：40）到了

From雪乃｛女友｝（20：42）回复太迟了，刚才在做什么

From八幡（20：47）吃晚饭….

From雪乃｛女友｝（20：48）下次请在5分钟以内回复

From八幡（20：57）喂，太强人所难了

From雪乃｛女友｝（20：59）女朋友的命令是绝对的吧？

From八幡（21：00）你以为国王游戏啊！

From雪乃｛女友｝（21：02）请你记住

From八幡（21：03）尽力….

——————

【7.比企谷小町人类观察日记.其一】

最近，哥哥的样子有点怪。

放学回家会主动地跟我打招呼，放在以前都是反过来的；

少许频繁地遮挡嘴角，自以为藏住了其实暴露无遗的傻笑；

以往连妹妹的短信都采取时间差攻击的哥哥，最近老是在看手机；

并且，最不可思议的是——

这周末竟然连续两天都不在家！

正因为彼此有着长久的生活经验，小町我相当清楚要让笨蛋哥哥在节假日离开家是有多么困难，更别提连着两天外出了。

毕竟是会说出——“比企谷家是龙脉汇聚之地有着强大的磁场，作为嫡子血液里头有着被磁场吸引的八极成分”一那种傻话的人呢。

所以，当那个自称节能其实慵懒得像卡君一样的哥哥说道今天也要出门的时候，小町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不是真的哥哥！

小町的哥哥应该是怎么说，更加废材、更加没用的……超级别扭的……一副了不起的臭屁样子……只有脑袋还算不错……死脑筋之余却意外地会关心人……对着小町老是一脸不耐烦……实际上却很疼小町……像个笨蛋似的人，才对…。

唔唔唔～！

都怪哥哥脸蛋都有些发烫了。

不行，小町绝对要去侦查解明然后揭开真相，这是作为妹妹的职责所在！嗯！

……

哥哥的房间可以说毫无男子高中生的影子，小町觉得与其说那是整洁倒不如说是单调好了，完全就像氢气一样无色无味。

从身边同学那听来的，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呢要么把东西摆放得乱七八糟，要么会偷偷藏起些的小本子。

该说不愧是哥哥吗，连房间都格外不合群。

到哥哥的房间来也不是第一次了，哪里放着些什么都一清二楚。

在床底下确实藏着一个纸皮箱，只不过和无缘，里头全是哥哥的黑历史……

书桌是单边抽屉的类型，尽管最底下的抽屉上了锁，然而钥匙就放在第一个抽屉里，在一家人面前丝毫不起作用。至于里面放着的……也就是本日记，封皮还写着《绝对无法原谅名单》。

第一次看到时就想着真不愧是哥哥，超阴暗的。随手翻了前几页结果全是对同学的碎碎念，然后默默闭上……小町对哥哥的交友能力很是担忧啊。

检查了一遍物品摆放好像也没什么两样，感觉有些泄气地瘫倒在转椅上，这时目光迎向了书桌的桌面。

桌面上也没什么多余的摆设，左手边是放得稍微靠里的杯子，杯子上的图案好像是雪乃姐最喜欢的潘先生，而且是贺年版本的——之前圣诞节时为了应付雪乃姐的潘先生问答被哥哥给狠狠补习了。

杯子的内容物自然已被喝得一干二净，然而遗留在杯底处干巴巴的茶包却成为了线索。

那个哥哥大晚上竟然喝红茶……记得对茶类没什么兴趣才对，而且冰箱里还有几罐max咖啡……不可思议。

茶包是他之前买回来放在厨房的即冲红茶包，还说是店铺特价什么的……明明以往对促销的态度都是“在无知消费者头上吊根胡萝卜的做法”，听到的时候还以为哥哥傻掉了。

说来圣诞节派对时雪乃姐送的红茶茶叶还放在壁橱里，要喝就别喝这种廉价的包装啦。

杯子的一旁是黑色底身的笔记本电脑，昨天晚上被哥哥借去用了。

比企谷家中唯一的台式电脑是在父母的房间，哥哥和小町我则是共用一台笔记本。哥哥平日也不怎么玩电脑也不怎么上网，按他的话说就是要成社会的熊得从脱离社会开始，小町觉得那不是本末倒置嘛。

打开笔记本，屏幕进入开锁的界面，不过毕竟是共用设置的密码小町当然知道。输入密码进入主界面后，马上打开网站浏览历史。

好了，这就来侦查下昨晚哥哥看了什么吧。

“猫……又是猫……还是猫……”

一个一个链接点进去，结果全都是猫的相片，黑猫警长、三色猫上尉、娘口三三…就这么翻了几页后，小町我决定放弃继续搜索。

反正真相也显而易见了。

那个哥哥会找那么多猫的图片，果然是因为卡君……当然不对了，在小町认识的人里爱猫爱到这种程度的也就只有雪乃姐了吧。

这么一来，结合最近哥哥的奇怪行径来想也就是……难道说，哥哥和雪乃姐在交往？

叮咚！

小町脑袋里总有种“宾果”的感觉。

哈……怪不得，原来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哥哥的行为也算是能理解了。

毕竟就像杂志里说的，恋爱是麻木的！

因为麻木了所以做什么都不奇怪呢。

心脏扑扑地跳着，猜谜果然让人很兴奋吧。

呀，真不愧是小町的哥哥啊，竟然交上了雪乃姐那种超～漂亮的女朋友。

努力的话还是能做到的嘛。

好的。

嘿咻～地一下子从转椅上站起身。

从床边的窗户透出的光稍微有些刺眼，今天天气真好啊，哥哥是在和雪乃姐约会嘛。

没有回应。

毕竟是心声也是理所当然。

空空荡荡的房间。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

我感觉身体有些无力地倒向哥哥的床，把脸塞进枕头。

真安静啊，有点想睡着了。

“哼…笨蛋。”

——————

【8.碰面】

位于千叶县西北部的东葛饰郡，作为海滨复合城市的幕张内有着关东最大且正规的品牌直销购物中心——三井奥特莱斯，如今我正坐在三层C区域的某间店铺内。

店门口挂满了轻飘飘的装饰，品牌描述自称是海滨幕张排名第一的正宗水果茶店，虽说如此也只是主打水果茶，店内也兼售甜品来满足主流客户群。

说来这种品牌宣传方式简直就是现今社会的缩影，因为无法从同类型店中脱颖而出，所以就将自身标签化成正宗水果茶店什么的，进一步框定在海滨幕张的范围内。

总的来说就是一旦无法成为最优秀，就强行将判定的范围缩小从而把比自身优秀的家伙驱逐在外，然后自己就能成为某种程度的最优秀了。换言之所谓顶尖者就是尽数排除异己的存在，那么将异己完全排除的孤独者可说是社会的顶端也不为过。

就这么维持着孤高的心境，我独自一人坐在放眼望去全是情侣的店内。因为是周末平日较为冷清的奥特莱斯人流量也暴增起来，门口处还挤满了频繁观望的候座人群，独自霸占着一整张桌的我恐怕变得十分受瞩目，当然并非处于受欢迎的立场上就是了。

对往常早已习惯应对他人恶意视线的我来说，可以说是不值一提的程度，我保持着“无我”的心境让意识沉入深渊。

然而，当你潜入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潜入你。

“比企谷君，抱歉，等了很久吗”

从深渊处潜入意识的声音令我不禁回过神来，朝声音的主人望去，对方正是自己等候着的对象——雪之下雪乃。

雪之下今天穿的是白色中长款的大衣外套，领口处吊着两颗粉色的绒球，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衣肩上形成鲜明的颜色对比，异曲同工的还有里头深黑色的高领针织毛衣，下半身则穿着偏粉色的过膝喇叭裙，垂至腰部的鲜红色单肩挎包在其中格外显眼。似乎是用心打扮了一番，就这么自然地坐到我面前的雪之下，瞬间引来了数量与之前无法比拟的视线。嘛倒也不难理解，毕竟就算是在这种遍布情侣平均颜值超高的店内，雪之下的标准值也能称得上是独占鳌头。

“啊啊，等了……没，那个，我也刚到不久。”

原本就要顺着雪之下的致歉回应了，然而莫名想起某人“前辈前辈～”的提示，犹豫了下最后说出大众认知般的台词。

“呼呼，比企谷君原来也有社交常识啊。”

“超有的好吗，对孤零零来说所谓不与人交流的极致并非完全沉默，而是与人只进行最低限度的交流。在满足了交流这一基本动作的前提下，由于过程中毫无话题性很快就会不欢而散了。”

简而言之社交这种东西只要满足了形式，其本身也就成立了。反过来说如果无法成立就会陷入某种死循环中，越是沉默寡言的人则越是被担心着，被出于好意的各种纠缠反而会变成麻烦的事态。

“不愧是你呢真是不讨喜的解决方式。”

“哼，不让人喜欢这点可说是我的特技之一了”

“可是被我喜欢上了哦，也已经不是孤零零一人了。”

“……”

说着雪之下朝我露出微笑，一边将手搭在我的手背上，冰凉凉的触感有点舒服，不过很不好意思的请你适可而止！话说这一言一行是设计好的吗，也太惹人心痒了吧雪之下小姐。

顺便从周围射来了肃杀的目光，你们也给我适可而止！特别是那边那个黄毛，坐你对面的女朋友都要变夜叉了哦！

“总而言之姑且也算是我迟到了，这顿就由我来付钱好了。”

“不不不，这不行的吧”

“怎么了执着于正常人拥有的自尊心可不像你呢。”

雪之下用手遮住小小张开的嘴巴，故意摆出一副吃惊的模样，总觉得有点让人生气。

这家伙，平时交往明明一副温柔可爱的模样，不过一旦对我毒舌起来就耍起各种手段毫不留情……虽说这种反差也不错……等等，自从和雪之下交往后我的接受度好像变得有点奇怪了！

“喂是在暗指我不是正常人吗。话说别搞错了，我只是想被包养而已才不要什么施舍啊。”

“啊啦，我可没说过。而且这并不是施舍哦？”

“……”

…嗯？这不是施舍—一被人如此反驳的话要怎么办啊，话说这不是施舍是啥？是包养吗？是吗，接下来要收取各种服务吗！？

“雪之下，那个，我……不提供色色的服务哦？”

“瞎想什么呢，不是男女朋友而是婚姻试用期的关系所以是借贷服务哦。”

“是吗在你看来婚姻关系是和借贷挂钩的吗，话说回来当事人完全没想要贷款算哪门子的借贷关系啊？”

“总的来说以后结婚了每个月就交付你工资的一半来做每月利息吧”

“你是不是对利息的算法有什么误解？就算是对数学完全提不起劲的比企谷同学也能知道这搞错了哦”

无视于借款人意愿，连借款金额都还不得而知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了还款方式，而且归还的还只是利息那本金怎么办啊。这谈笑间未来婚后的工作收入就灰飞烟灭了，话说我想成为家庭主夫根本就不想工作啊，又话说这都以结婚为前提了不就完全不需要试用期了吗？

然而是因为已经擅自得出结论了吗，雪之下完全忽略掉我，在我内心抱怨着的期间翻看着菜单，迅速想定后将店员招呼过来。

“您好，请问是要点单吗？”

“是的请给我来一份这个。”

“好的，我看下……诶，真的吗？”

店员是位外表看起来20岁附近的女性，给人一股大学生打零工的感觉，明明看着是比较文静的类型，结果不知为何听了雪之下的点单后一脸狐疑地看向我。

怎么了吗我有干什么吗，被这样一脸吃惊地盯着不由得让人觉得自己真做错了什么似的。

雪之下没有将菜单摊开来所以完全看不出她点了什么，店员即便离去了也还是一副歪着小脑袋思索的模样，不妙，超让人在意的。

这么说起来，令人在意的还有另一件事情。

“呐，雪之下”

“嗯？”

“今早……你母亲来过了是吗？”

“嗯。是的”

现在已经快到中午了，原本今天的约会时间是在更早些的时候，不过今早起床后不久雪之下就来了通电话，似乎是她母亲临时要到她家去的样子。既然是那位母亲去找她，恐怕是有什么要事相谈吧，于是就将见面的时间推迟了点。

自从舞会的事件以后两人的关系也有所改善，但要构建更亲密的关系的话大概得花上不少时间吧。虽说从雪之下的状态来判断看不出什么大碍，不过一旦开始想象雪之下和她母亲谈论的内容，内心就不由得变得躁动不安。

就我个人而言也有点抗拒与雪之下母亲见面，毕竟某种程度上来说，之所以会向雪之下求婚也有被她所骗的原因。当、当然，真心占主要比重！

“这样啊。那个…对你说了些什么？”

“嗯…确实说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雪之下一瞬间将食指抵住嘴唇做出思考的模样，不过马上就切换过来，用右手托着下巴支撑在桌面上，眼睛少许地眯细一边露出笑容，眉毛轻轻挑起，给人一股若有所指…又像是不怀好意的感觉。

“不过到底是什么呢～？呼呼，是谜语呢。”

“唔…”

“不用担心，迟些你就会知道了。”

我说，被捉弄到这种程度不是更加让人浮想联翩了吗，真是的……又是谜语吗，那时的谜语答案到底是什么啊，也太多谜了吧比企谷同学可不想进入谜家啊，请放过全新面对未来的八幡吧。

“啊对了，差点忘了。”

雪之下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般“啪—🙏”地，然后从放在膝盖的挎包中掏出手机，轻轻离开自己的座位起身，然后—坐到了我身旁。

“喂喂…突然干什么”

“别动来动去，只是拍张照片而已”

对于突然袭来的雪之下扭动身子采取回避行动，但马上就被她镇压下来了。雪之下单手拿着手机，置于前方做出自拍的姿势，身体也随之与我贴近。

虽说屏幕很小要合照也在所难免，但真要做到脸贴脸的地步吗！？特别现在可是在公众场合，请多注意下别人的目光啊雪之下小姐！！嚯啦，我都被当成仇人似的盯着了，给我看自己的女朋友啊你们这帮臭男人！

然而，咔嚓——

只是短短的一瞬间雪之下就坐回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轻轻地来轻轻地去，不带走一片尼采，余留下悲剧的诞生，和众人不合时宜的考察。

在这艰难的困境中，我以唯意志论苦苦支撑了下来，冲破善恶的彼岸最终再次迎面雪之下。

“你拿照片来干什么啊？”

“发贺图呢”

“贺图？”

瞬间在大脑内展开了检索，只不过并没记起什么节日。抱有疑惑地看向雪之下，察觉到我视线的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又再次将视线移回手机，继续编辑起图片。

“是高考哦”

“……哈？”

“也难怪你不知道，毕竟是中国的高考呢。因为有在中国生活的笔友正值高考的年纪，所以打算去为他们助威一下。”

原来如此中国的高考么，和日本的应考大概也如出一辙吧。说来雪之下竟然还有笔友，莫名有股孤独者的feel，稍微有点帅。

不，我虽然没有pen-friend不过还是很会pan-fried的。

“嗯……要写上什么好，比方说【加油】…吗？”

“不，写【尽力而为】吧”

“……也是呢”

赞同了我提议的雪之下，再次低下头去进行编辑了。

事到如今也并不能说【加油】毫无意义，临时抱佛脚是人类的习性，瞬时记忆对死记硬背的科目来说是很吃香的，任何形式的努力都可能成功，拼到最后一刻的决心绝对是有价值的。

然而对大多数的人而言，此时此刻【加油】大概已经足够了。在中国有句老话—一“十年磨一剑”，花费十数年去磨利一把剑，对于学生来说也即是榨干大量的青春积蓄起燃料，如今【油】是已经加满，剩下的也就只有踩【尽】油门，一股劲地往前冲了。

啊对了，待会到雪之下的微博留点评论吧。



【比企谷八幡】

睡了，再见//＠材木座义辉：八幡我也在哦//＠比企谷八幡：户冢！你竟然还没睡！//＠户冢彩加：八潘你是在给red bull卖广告嘛…大家高考加油！！

😄//＠比企谷八幡：无论是仍在加油还是加油完毕的应届高考生们，战斗的时候就要喝红牛。Reb Bull gives you wings——所谓的wings，可是win的一般正在进行时啊！也即是——永远胜利下去！

——————

【9.甜点】

大概是修图总算告一段落，收起手机的雪之下轻轻叹了口气后，把脸朝向这边。

“稍微有点担心呢，但也只能祈求他们能考好了。”

“嘛，毕竟也没啥可做的。”

不仅是我们，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样。

考试结束后等待结果的时间往往要更加难熬。比起考前只要一股劲地冲刺，考后想要知晓成绩而企图到网上比对答案的冲动，以及对最终结果一旦与期待不符而带来失望的恐惧，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只能强颜欢笑、自欺欺人地度日，等待着从他人口中说出最后的审判。

那个时候小町的内心想必也是如此吧，所以才会选择摆出一副独立的姿态，越是不堪重负越是不安就越是想证明自己若无其事，就好比某人想证明自己的孤独，某人想证明自己的坚强一般。掩藏着心底软弱的部分不去面对最终只是本末倒置而已，在星光底下自身丑恶的姿态必将原形毕露。所谓真正的强大并非将自身软弱之处完全剔除在外，而是让自身强大之处足以守护那些脆弱的部分。

但于人生而言这也是必经阶段，学会理解到结果已经注定，并在意识到这个前提下选择自己的处事方式正是人类成长的过程，一旦进入社会后更是无从选择。

——现实虽然是现实，但梦想却是梦想。

在我思考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期间，雪之下似乎独自陷入了什么苦恼。两手支撑在桌上托住下巴，稍稍皱起眉头撅着嘴，给人一股小女孩闹脾气的感觉。

“怎么了，有这么担心嘛？”

“嗯？倒不是那件事了，我是在担心来年这个时候的我们。”

“……我们？是指……中心考试和自主考试？”

“没错”

日本高校的升学考分为两部分，在全国性的一般入试考后，各类大学会在春季开学前组织本校的自主考试，然后通过两次考试来进行综合评审。

名义上是对比“一考定终生”更加人性化的措施，不过这种人性化根本没完没了，两次都发挥不好的考生又要怎么办？要“人性化”地再考第三次、第四次吗？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我个人感觉来说只是在增强大学本身的话语权罢了。

不过以雪之下而言，感觉无论考多少次结果都不会有所变化，毕竟就是这般无法动摇的偏差值。人生偏差值75的雪之下同学成为了神，因为是“kami～sama”所以有着“kami”一样的胸部，什么时候才能长成“sama”的大小呢。

“哦哦……真不像你啊，我们这位好胜的雪之下小姐竟然会担心成绩什么的，不得了不得了。”

“这种奇怪的说话方式是什么意思呢，比.企.谷.先.生？”

雪之下乍一看是微笑着，但实际上只是皮笑肉不笑感觉有点恐怖。但这吓人的表情转瞬即逝，她有些无力地叹了口气。

“……我主要担心的是你啦。”

“哈？我？”

对突然的话题转向愣是吓了一跳，什么啊还以为难得雪之下没自信之类的，结果到头来被担心的是我啊。

虽说和雪之下相比差距很大，但原本她就属于超高规格的，比起像户部那样大基数的笨蛋我还是挺有优势的吧。

“……我好歹也是一直保持着文科第三名…的哦？私立文科只要要求不太高还是没什么难度的，大概。”

“不，我并不是指那个，而且母亲……”

勉强为自己辩驳了一番，可雪之下好像不怎么能接受，表情显得有些为难。明明脸上一副想说什么的样子，结果话说到一半就结束了。

啥啊，这家伙在隐瞒着什么吗，而且刚刚从口中漏出的“母亲”二字莫名让人有种不妙的预感。真是恐怖啊。

可能是时机不太好吧，正想向雪之下追问下去的时候，之前那个文静系的女服务生恰好来到了桌子旁。该说到底是文静系吗，举止显得相当谨慎，不久前对我摆出的那副奇怪的样子已经渺无踪影。小心翼翼从托盘放下的，是大号蜂腰杯以及单人份的蛋糕。

“让您久等了，这是您点的Shining🌟Lover组合～冰淇淋特饮以及小份慕斯蛋糕。”

放在桌面的蜂腰杯杯口处，有着褐色与白色的冰淇淋双球，直观上给人的感觉是香草和巧克力，不过也有可能是牛奶味。八幡在这里友情提醒一下，爱猫人士可不能因为疼爱猫咪就给它们吃巧克力或者喝牛奶哦。

至于冰淇淋的下方则是一大片红色的海洋，浸泡着的雪糕球将海面一分为二，旁边就有着Moses（慕斯是mousse）所以或许是希伯来汁……嘛，单从颜色来判断的话有可能是西瓜汁之类的吧。

在我仔细观察着特饮的期间，雪之下早已握住小勺子品尝起了蛋糕，闭着眼露出一副享受的表情。看来是相当满意的样子。

那么，既然雪之下选了蛋糕，那我就喝特饮好了，总不会完全没我的份儿吧？怎么说也已经接近午饭时间，早餐就吃了点面包所以还挺饿的，而且感觉雪之下根本不打算去吃午饭的样子。

然而我的想法还是过于天真，正打算向冰淇淋特饮进攻时，一旁的女服务生将形状奇特的吸管插进蜂腰杯里，至此这份作品才能算是完整了。

直勾勾地盯着眼前这清楚呈现出心形的吸管，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雪之下点单时服务生的表情。

虽然当时就很在意，却被更加在意的事牵走了意识，然后因为端上来的甜品看起来还挺正常的，不禁忘得一干二净。

话说这闪闪发亮的粉红色心形是什么东西，明明底端只连接着一根吸管却有两个饮用的吸管口，这是要怎么喝啊？也偷工减料过头了吧，连两根吸管也要省成一根半吗！？



“雪之下，这个要怎么喝啊……”

“一看不就知道了？饮料会顺着压强被吸到中间心形的位置，虽然整体看着像是同一根吸管，但原理上却和用两根吸管喝没有差别。含住一端就能喝到了哦。”

噢噢……原来如此，该说不愧是聪慧的雪之下小姐吗，虽说是很感谢你特意解释了番原理，但我觉得问题并不在那里哦？

嘛，我姑且也有理解到雪之下的意图，真要说如今和雪之下确实是在交往，对这种情侣间的事倒也不是怎么抗拒。只不过这可是大庭广众啊，在众目睽睽下做着调情似的行为怎么都觉得羞耻难耐。

比起犹豫不决的我，这家伙应该也是毫无这方面的经验才对，却意外适应得很快。

打个比方说，直到刚才我明明还在对“使用羞耻的吸管合饮一杯饮品”这件事百般纠结，结果现在雪之下就把自己用过的勺子平举着送到我面前，里头盛着一小块儿蛋糕。

“比企谷君，你也来尝尝吧，挺好吃的。”

既然能让拥有“神之舌”的超高级厨师雪之下说出挺好吃的评价，味道确实是值得期待的，就来看看能否让八幡衣襟绽裂好了！

然而，这归这那归那，为什么要把自己含过的勺子递过来啊？这不是间接接吻吗？这难道不是间接接吻吗？而且看这架势完全就不是让我接过勺子，而是打算喂我吃？就这么吃下去的话别说美味不美味了，根本连味道都尝不出来吧！

“不不，那个，你吃吧，我自己来就……”

“来，张嘴，a～～”

毫不留情地打断我的话，雪之下稍许离开椅子，身体微微前倾，一边歪着小脑袋，就保持这样的姿势一动不动。

勺子已经移送到嘴边，从这看过去，雪之下脸上那安静的微笑散发出一股不容分说的气场。就这么让她一直站着也不是办法，倒不如说更加惹人注目了而使羞耻度急速上升。

从最近交往的经验来看，反正我最后还是得妥协的，想到这就不由得张嘴咬住了勺子，并且迅速地将蛋糕吞入腹中。

多少顾虑着“间接接吻”，没来得及咀嚼仔细就吞咽下去。大概是有些咽着了又或许只是自我意识的缘故，喉咙处有股莫名的异物感，让我不禁慌慌张张地把吸管一端含入口中，饮用果汁企图将之冲刷而去。

这么一来才发现原来不是西瓜汁，这股熟悉的味道是什么呢……啊对了，有点像是老爸上次买的火龙果，小町很喜欢的样子以后应该会频繁买回来吧，毕竟是名为“女儿笨蛋”的老爸呢。

因为注意力一时分散，稍微变得安心了点。

然而，就连这短暂的平静时光也要夺去似的，在极近距离内出现的雪之下的脸占据了视野的全部，使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停止了。

她的肌肤如同隆冬的皑皑雪原，与之相称的黑色眼瞳中能窥伺到我那呆滞的愚蠢表情，修长的睫毛有节奏地扑闪着，微微翘起的嘴角使我明白她正享受着这般状况。

雪之下含住吸管的樱色嘴唇近在眼前，仅仅是像现在这般看着，就不禁让人回想起那天轻轻相触所感受到的温热与柔软，而不由得心跳加速。

良久后我才终于回过神来，松开嘴里的吸管，往后拉开了些距离，随后手捂额头叹了口气。

“你啊……真的好厉害啊”

“啊啦，承蒙夸奖。怎么了，是看着迷了？”

那份笑容里头藏着些许坏心眼，但却不能找到反击的空隙。

完全无法战胜的对象。已经有些自暴自弃了。

“一点都没错，不如说沉迷过头了啊。”

“呼呼，从今以后，会让你更加沉迷下去的哦？”

“……还请高抬贵手”

——————

【10.失散】

……我是比企谷八幡，青春的幻影，只有孤独者才能看见的、在时间洪流中旅行的男人。再见了雪之下，和你的孤独相伴一起经历过的旅途，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铁道银河999》）

虽是这么说，但我并不是那种美好得会让人流泪的存在就是了。与其说是幻影不如说是幻觉，就连小町在家也常说“一瞬间还以为哥哥在呢真是吓到了”，而实际上我是真的就在那，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隐形不是夸张而是已经成为特技了。

然而就连拥有“过人”之处的我，面对这拥挤如沙丁鱼般的汹涌人潮也不禁叹了口气。

从刚才开始就一个劲地在人类洪流中穿行，意外顺利则是因为特技今天也完美运行中。但哪怕特技没有CD也是会耗蓝条的，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状况也多少让人MP不足了，又不是什么节日这人流量是闹哪样啊。

就连我都觉得累人，某个不擅长人群的家伙就更不在话下，如今失散的情况下就算在哪倒下来都不奇怪。想到这就不禁有些焦急，深吸一口气，做好觉悟后再次潜入其中。

佛曰人在荆棘中不动不刺，但人若真不动就不是人而成荆棘了。反复与他人碰撞，因质量差受伤的却总是我——在这片看不见尽头的荆棘之森里我遍体鳞伤，只为亲吻森林对岸那城堡内的睡美人。

「抱歉抱歉，借一下」

「抱歉，踩到你脚了」

「给了你一肘子真对不起

「抱歉你下巴没事吧」

……

如同格斗竞技类游戏般使出连招，为了生存无意中施展着暴力，而暴力只会衍生出更多暴力，施予暴力的我同时也在承受着暴力，集加害者受害者于一身的人才能在世间存活下来。若非如此，在这密密麻麻的人群里根本找不到出路。

鲁迅先生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

那么，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路，人类就是行进于荒野的开辟者，向著荒野進發的可遠遠不止是少女啊。

开辟道路听着很帅气实际只是很累的工作，最痛苦之处在于无方向无期限以及无形的期望，对此只能一味努力的内心煎熬是相当实在的。这个时代的大学生毕业后老嚷嚷要创业，到头来却说出“当老板要更轻松！”那种梦话，差不多也该给大脑洗个澡了吧喂。

不过要说的话，走到哪就算哪也意味着哪里都是立足之地吧。

「抱歉，借过下，谢了」

短短几分钟内已不知是第几次道歉了，但总算是看见了曙光。双手合供，如同举起摩西的手杖分割人潮。勉强取得一席之地后，海水转瞬淹没，总之八幡已到达了彼岸，从挨挤（埃及）中获得了自由。（《摩西渡红海》）

然而海的这一头却没有雪之下的身影，毕竟并没约好这也是当然，就像期待着山的另一边是海其实还是山一样，重要的是那份想法而不是客观事实啦。

之所以会分头行动只是因为离开水果茶店时我想去趟厕所，于是就让雪之下先到哪里逛逛。可厕所那边出乎意料地拥挤，一来一回花了不少时间结果就找不着人了。

想着用电话联系却发现莫名没信号，偶尔总会有这种事，一直到现在都没搞懂是怎么回事，是手机在傲娇吗？

这就糟了，要怎么办好呢。奥特莱斯还是挺大的胡乱找一通也不是办法，也不能像文化祭找相模时那样打电话问雪之下阳乃“你妹妹会在哪逛”什么的，虽然总感觉她会轻描淡写地说出来就是了……你问为什么，白痴啊有信号我早打给雪之下了！

正当我为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而感到苦恼的时候，从头顶上方不知哪儿传来了刺耳的鸣响，似乎是广播发出的啸叫。

“下面播报一条寻人启事。潘先生，潘先生，您的家人正在二楼服务台等着您。”

……

…………

………………

喂，给我等下！雪之下！

——————

“您就是潘先生了是吗？”

“……我是八潘。”

“啊哈哈哈…原来如此，是八潘先生啊，我就说怎么和卡通人物有一样的名字。”

“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没事，那么就这样了，请别再和漂亮的妻子走丢了哦～”

“我们还是高中生……”

“再见～”

到达二楼服务台后，负责接待的是位给人感觉很有活力的女性，看上去也是二十来岁。这商场怎么感觉那么多大学生……。简单对事情交代一番后，没听完我解释就挥挥手跑掉了，似乎是恰好到中午换班的样子。

倒也没有特别解释的必要，于是我转过身走向不远处、抱着双手在一旁静观的雪之下。

“你都在搞什么啊……”

“啊啦，某个家伙说是去趟洗手间结果等了许久却迟迟不回，电话又联系不上，这不是会让人担心是不是走丢了又或者被拐走了嘛。”

“被拐走…我是哪里的小孩子啊？还有那个潘先生是啥？谁是那种表情险恶的熊猫啊。”

“你说谁表情险恶？是想死一死吗？”

“额，抱歉。”

吐槽着期间不小心失言了，结果被雪之下死死瞪着。稍微说点潘先生的坏话就得面对死亡吗！？话说潘先生的地位果然比我要高啊……

“而且这不是一听就知道是我了吗？”

“嘛……”

“还是说……”

她用手遮着嘴角，一副有些坏笑的样子。

“你就那么希望将我们的关系告诉所有人？”

“……才不是”

实在赢不过这家伙。

结果小腿被狠狠踢了一下，这是干嘛啊喂！

——————

【11.欲求不满】

尽管发生了有点奇怪的小插曲，但之后还是回归到原本的行程。

倒也不是有什么具体计划，至少就我来说是没考虑过的。这种约会的事宜大多都由雪之下来安排，由我来做也不是不行，但总会变得千篇一律毫无创造性，就是那种一提到娱乐只能想到看电影、打乒乓球、KTV的闷骚类型，真要说呆在家里才是最舒适的吧。雪之下和我都不太强求大众的享乐方式，可两个人老呆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况且总觉得会变成对心脏不好的状况就是了。

如今也不至于说出“我一个人也能舒服快活！”这种话，毕竟家里头只有妹妹没有姐姐，更没什么香蕉苹果，真要说也就我算是个烂橘子了。正好雪之下喜欢在被炉里吃橘子，勉强受到了宠幸……我是哪里的妃嫔吗？【推荐下漫画《香蕉进姐体内》喂）被炉橘子是指翻译的某篇同人】

那么，从服务台离开后就被雪之下带领着……

“比企谷君，来吧”

“要做吗”

“嗯……”

低下头去，能看见雪之下那蕴含着热度的、微微湿润的瞳孔。

“真的要做？不太好吧…”

“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呢”

“哈。你就不会害羞的吗？”

“是有些……不过感觉很好，所以没关系”

“哪里没关系了……”

“而且今天的话…比较安全吧……”

“今天安全……是吗”

“是的…所以快点插进来”

“知道了……唔……”

“真是的…别扭来扭去！感觉更奇怪了不是？”

正慢慢地向前伸入。

然而无视我焦躁的内心，雪之下一瞬间就将我完全包覆住。

进到其中、被缠裹着的我就这么一点点地向前……

……一点点地向前行走着。

十指相扣，严丝合缝，真让人好生羞耻！

因为对象是雪之下以致于备受瞩目，羞耻度可说更上一层楼。但今天的奥特莱斯人流量较密集，为避免走散牵着手的确更安全些吧。

彼此的掌心与掌心重合，有种说法是心心相印来着，也有听说过是情侣之间共同祈祷着的手势。原来不是同伴间的合作结印吗？要是中指稍加配合就能使出水阵壁了吧。

嘛，总之变成了牵着手逛街的状况，我站右边她在左边。

毕竟也不是第一次了，倒不会变得心神不定，之前与雪之下一起外出时就被以“交往事项”而强制执行了。目前内容仅有膝枕、接吻以及牵手，后续更新真是让人既困扰又期待，就好比又要出氪金新角色那般令人动摇，这个月的工资还是存起来等up比较好吗……

注意到雪之下的手意外地小，尽管说了将我完全包覆住什么的，一旦我的手指扣下去状况就反过来了。她那柔软的小手就如其雪女之名般冰凉冰凉的，唯独掌心处能感受到一丝温暖，直接印在我的掌心，令我都担心自己要热得出手汗了。

形式上姑且是我在牵着雪之下，因此胳膊稍微靠前。雪之下剩余的左手抓着我的胳膊、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整个人依偎着我走。大概是姿势的缘故，波澜不惊的某平面在挤压下地势上升，以致手臂陷入有些幸福的状态。明明很羞耻却感觉很棒，这种都市传说的“杀必死”我总算是感受到了。

“怎样，感觉不错吧？”

“嘛……还行”

把实际感受告诉她的话就不得了了吧。

两人就这么牵着手在商场二楼随意地逛着，这一层是女装服饰的专区，当然也包括女性内衣。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与三层的人流量相比起来要少上许多，虽说我是有点不自在，但雪之下能更舒适的话也无所谓了。

她一旦看到在意的款式，就会毫不犹豫地拉我过去，然后用有点期待的眼神询问我的意见，这种行为还真希望能消停一下。

你知道对孤伶伶来说选衣服有多困难吗？像某宅男（伦也）说的，我既没那方面的知识、也没品味和买东西的钱，怎么可能简单地对自己的意见有自信呢。更别提是内衣的款式了，要是我真说“这个好”你要怎么办啊？

不过雪之下看着姑且也没有真要买的打算，大概只是想要捉弄下我吧。

逛着一圈下来什么都没买，说来与购物不同，所谓的“逛街”真的主要就是逛而已。平时陪着小町去逛街的时候就深有体会，因为根本没钱自然也就没有购物的选项了。

“你不买点什么吗？”

“嗯，也没看到什么合适的。而且今天的衣服不太方便……”

“是吗”

嗯，不太方便……应该是指试衣吧？

理论派的雪之下应该牢牢记住了自己的尺码才对，但果然不实际穿穿看就不能知道效果吧。而且很多细节处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差异，单凭理论不去实践一下的话，买回去不合穿就得不偿失了。

她现在这身衣服，光是看着就知道好好搭配了一番，要试穿的麻烦多少也能预想到。好比一色之前告诉我，女性要是穿连体裤的话就连上厕所都很麻烦……告诉我这些到底要干什么啊。

两人不着调地四处游走，稍微休息下，停驻在围栏边欣赏着商场的中空吊挂，这时从身旁不远处传来了行人的谈论声。

“哇，你看那女孩”

“好漂亮啊好想让她当女朋友”

“别闹，人家都有男朋友了哪看得上你了”

“哈哈就是，你个丑逼一边儿去”

“切，你才丑逼”

一言一语地互相诋毁，男性间的友情交流就是这么粗糙，这份肆无忌惮恰恰展现着友情本身吧。

然而接下来的话，却无法让我一笑带过。

“哈哈哈…嘛，不过不觉得有点那个吗”

“啊啊不太相称吧”

“确实”

当事者只是说说笑笑大概并无恶意，而且说到底也只是客观事实，理应明白的，理应习惯了，然而内心深处却隐约有股刺痛。我把那些话语全部埋藏在内心的一隅，将那份痛觉按耐下来，无视他人的意见应该是我的强项才对。

“怎么了？”

“不，没什么，继续走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雪之下面向着这边，似乎在观察着我的表情。拧起的眉毛一时间还难以舒缓，于是我只得撇开脸转移起话题。

“难道说，是因为刚刚那些话吗？”

准备动身却被拉住了，这么说来她一直在我身旁紧贴着，我能听见的她自然也能听得见。

话说你明明听见了还要问嘛。

不过也常有这种时候，就算是实际听到了对方说的内容，也不禁会再问一遍的习惯。与其说是再做确认，不如说只是想让自己的脑子缓一缓，又或者让对话回归到自己拟定的走向。

虽然放在这里有些偏颇，但以雪之下来说，大概只是单纯想向我确认一遍而已。

“你很在意吗？”

“没……”

“真的？”

面朝这边的脸上有着不容分说的魄力，给人一股绝不允许说谎的压迫感。总觉得一旦试图否认就会被看穿，你是空闲游真吗！因此我只能三言两语地绕开个人的感想。

“嘛，倒也不是什么大事，毕竟平时老早就习惯了，而且说的也是事实罢了。”

“什么事实？”

“不不，就是说……你看，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

“啊，谢谢。”

“……我就…额？不、不用谢……”

等等我还没说完，你别摆出一副脸红着的样子令我分心啊。这家伙平时应该早习惯了被人夸赞才对，但被我称赞的时候老是脸蛋通红的，还摆出一副羞涩模样，这不是让称赞的一方都变奇怪了吗！？

“那刚才你想说你就什么？”

“哦……哦，我就是……那个，总之可爱度不足？”

被雪之下卡了一下导致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了，果然“很丑陋”什么的还是说不出口，那个，我长得还可以吧？小町也说过哥哥的脸蛋不错的哦？

“一般来说，男生会用可爱来形容自己的吗？”

“你这是赤裸裸的歧视啊。这年头黑社会大哥都能当偶像了，可爱是全民共用的，不如说时代变了可爱和男孩子的相性还更好！”

“激动得像个笨蛋一样。不过也是呢，比方说户冢同学？”

“一点儿都没错”

“那你觉得，户冢同学和我谁比较可爱？”

“……诶？”

西马达——

雪之下抛出了一道送命题，然而trigger仍在激活中，也就意味着绝不能说谎！但没关系，我可是向雪之下求婚了的，只要遵从着真心自然能得到最优解！

“当然是！……风格不同，各有所长？”

“啊啦犹豫了，而且还是没有说我更可爱呢。”

眼前的这位少女迸发出惊人的灵压，有种要成为超级赛亚人3的气势。雪之下小姐，你的眼神里是不是有杀气啊？感觉那黑色的“湖面”渐渐被鲜血染红，从上缓缓站起暴戾的湖之骑士兰斯洛特，手中紧握无毁的湖光蓄势待发，好像随时就要斩杀而来。

这种让人发寒的瞳术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斩.赤红之瞳吗，还是单纯的恶鬼缠身？以个人形象来说更像是魔神显现吧…

但这也只持续了短短一会儿，雪之下一脸“真拿你没办法”的表情，轻轻叹了口气后，重新抬起头有点严肃地看向我。

“那个就先放一边儿。我还以为你不是那种会轻易被他人意见影响的人呢？”

嘛确实，长时间的独来独往应该让我拥有了对他人看法的抗性才对。至少曾经的我是这样，不，就算是现在应该也没有变。只不过但凡涉及到与雪之下相关的事上，我就不由得变得在意起来。

人与人之间建立的“绊”，既能让彼此相连，也能让人触礁。正因为牵连上一些什么所以才会变得不自由，随波逐流时的确不会受伤，然而一旦拥有归属之处便有了无法退让的地方。

这么想来，大概，心中的这份苦涩，正正是我想守护与她之间关系的证明吧。

“倒也不是影响什么的，只是有些在意而已，况且说得也没错。”

“是指我们不相称？”

“嗯……”

“我并不这么觉得哦，只是……风格不同，各有所长吧？”

朝我露出笑容的雪之下，透露出一股捉弄我的气息，绝对是在想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情吧。然而，这份自信却莫名让我觉得有些耀眼。

但说到底这完全不是风格的问题，而是型号不同啊。要打比方来说，就是过气的诺基亚和智能机的lphoneX的区别，功能和时尚度都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不过诺基亚可是坚硬得能当成武器的哦，在这个属性上略胜一筹。

“才不是这样的吧……”

“笨蛋忘了吗，美的判断完全是取决于主观的哦？所以我说的才是正确的吧？（第一卷）”

“不不，我知道你是想安慰我，但是这完全没必……”

越是被雪之下这么说，心中就越觉得像是被她在顾虑着一般，唯独这种感觉我是无法容忍的。同情和怜悯都不需要，更不能容许自己从雪之下那接受这些，我渴求的并非是这样的关系。

然而没等我说完，眼前的雪之下便突然散发出冰冷刺骨的气场，看见她那认真的面容令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

明明是骤然冷却到零度下的氛围，然而她笔直朝我投来的目光之中，蕴含的热度却让我仿佛要被灼伤一般。

“……那是什么意思。”

“什、什么”

“你想说我只是在安慰你？”

雪之下不会说谎，唯独这点我应该是最清楚的。被她这么一问，我才发现自己刚才那番话仿佛就是在说——雪之下只是顾虑着我才说出了违心的谎言，连同她的意志都一并否定掉了。

“不，那个，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明明知道，她不是那种会纵容我软弱的人。

“我说了我并不那么觉得，那不是谎言，因为我不会说谎。”

“啊啊，我知道的。”

“并不是为了要安慰你，那是我真实的想法。”

“是的，抱歉”

“请别擅自决定我的想法。我不认为我们不相称，你也不准这么认为。”

“啊，好的……等等，你刚才是不是擅自决定了我的想法？”

“不过……也是呢，以前就说过你这死鱼一样的眼睛缺乏生气，给人的印象可能不太好。正好，今天就去调整一下吧。”

果然我的吐槽还是被完全忽略了。对于雪之下所说的话反应不过来，正好是什么意思，调整一下又是怎么回事？要将我拿去改造成高达吃货吗？只要把头去掉就能赚取dollars成为魔法少女吗？

然而她一股劲地自顾自拉着我走，我也就不多做反抗跟着好了。

……

“小姐，这副怎么样？”

“嗯……厚框的可能不太适合他，他的脸型托不起来。而且颜色太沉了，显得更没生气了。椭圆框架的应该比较好吧……”

雪之下轻轻地从我脸上把眼镜摘下，然后还给了服务员，似乎是不太满意的样子。

不知为何，在雪之下的带领下我们最后来到了眼镜铺，这就是所谓的“调整”吗？

“喂，雪之下。这是在干啥？”

“在挑眼镜哦。”

“废话啊这一看就知道了吧，我是说为什么。就因为刚才那件事？”

“只是顺势而已，原本今天来就有给你挑眼镜的打算。”

原来正好是这个意思吗，话说为什么突然要给挑副眼镜啊，而且这个计划我本人却完全不知情？

“太突然了吧，为啥啊？而且我又没有近视。”“你还是有一点的吧，之前不是去测试过了么”

“100度都不到带什么眼镜”

“也能配无度数的嘛”

“那还干嘛要配啊……”

“好了，安静。麻烦，给我拿一下这边这副，对，就是这个，然后还有那边银色边框的。”

雪之下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强行把我的质疑压下，转而向着服务员说话去了。

服务员按她的要求从架子拿下两副眼镜，放到桌上递了过来。雪之下仔细琢磨了一下，最后似乎是放弃了银色的，把暗金色细框架的眼镜拿起，转过身来要帮我戴上。

“我自己来好了……”

“别动。”

被雪之下如此命令道的话，不仅手不能动，连头都不准动了。强制性地正朝向雪之下的脸，她一脸专注地感觉是在对准什么角度似的，慢慢地推动镜框。当她的手碰到耳朵时，不禁回想起膝枕时的事，以致于脸有点发烫。

总算是好了吗，她稍微离远些后看着我，从表情来看似乎是挺满意的，一边反复点着头。这时，从台前的服务员那推过来了一面镜子。

“先生，您自己也看看吧。”

这么说后，我面朝向镜子。

镜子里的并不是每天在洗漱台上都能看见的我，仅仅是佩戴了一副眼镜，便连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有所不同了。

这个一股文青气质的家伙是谁啊，莫名给人一种现充的感觉。但从头上那根晃来晃去的、比企谷家特传呆毛来判断，便知道是自己的模样了。

平时那双被某人称为死鱼般的眼睛，不知是什么原理，在镜框的衬托下给人一种别样的感觉——就像是给死鱼多加了一个鱼缸！因为有了鱼缸变成了活鱼，不愧是眼镜啊真是厉害的翻转，怪不得能成为吐槽的本体啊。

“挺合适的嘛，比企谷老师？”

“……是哦，雪之下小鬼头”

“嚯，那称呼是怎样”

被雪之下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点教师的感觉，未来的职业成为教师也不错吗？不，一想到要教导像我这种别扭的家伙就感觉很麻烦，果然只有家庭主夫才是王道。

再一次确认自己有着最棒的梦想后，镜子中突然出现了另一人的脸。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之际，雪之下便与我脸贴着脸地映照在镜子里头。今天刚见面时便被同样冷不防地偷袭了次，这算是首尾呼应吗？

“果然很相称嘛”

“还好了……不过很贵啊，等我回去问问老爸再说吧……”

“嗯？不是指眼镜哦，是说我和你”

两人在镜中相视而合，片刻后，雪之下的嘴角松弛，缓缓露出了微笑。

看见这个笑容，我的心中流淌过一股暖流，它攀山越岭，逆流而上，最终抵达我那无趣的脸庞，只留下一道浅湾。

一日End。

——————

【12.】檐之下潘先生

视野扩展开来。

在眼前的，是不能够再熟悉的，十分普通的教室。即便如此，让人会无法避免地感觉到异常的是，这个地方存在着的那位少女吧。

落日的余晖中，少女平举着茶杯。

哪怕在世界终结之后，少女也绝对会存在于这个地方——这一幕如同描绘的画像，让人产生这种错觉。

看到这个画面，我的身体和精神突然停止了。

……

但最终还是迈出脚步，向我的位置走去，来到长桌前时少女也站了起来。

“比企谷君……”

她轻轻呼唤我的名字，紧接着将手中的茶杯展现给我看，里头竟然是乳白色的，一直在喝的原来是牛奶？炼乳？还是说将Max咖啡混进红茶里头，炼乳与红茶混合成为奶茶，奶茶再与咖啡混合成为鸳鸯是吗！？（作者：哎呀这联想真是太妙了，随着灵感写连自己都被惊呆了…）

“我的胸部变大了哦”

因那不得了的发言而看过去，一直以来那平坦的地表海拔正逐渐升高，如同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挤压隆起的喜马拉雅山脉，hima alaya，那是雪的故乡！

如热气球般无止境胀大的雪之下的胸部，最终充斥着整个部室。吓坏了的我不禁退到墙边，然而部室剩余的空间仍在一点一点地缩小，膨胀的球体向我直逼而来。

面对这汹涌的波涛，无处可逃的我只能以双手去抵抗。原以为是像气球般的表面，从掌心传来的却是软绵绵的触感，像是塞满棉花的被褥一般令人难以发劲。

尽管拼命抵抗却力量不足，余留给被压迫着的我的空间越来越狭小，周围的氧气似乎也变得不足了，意识慢慢开始模糊。

好挤……

好难呼吸……

救……救命……

就这样，眼前变得一片漆黑。

噗哈！

……

猛地睁开眼，紧接着雪白的墙面映入眼前，然后才意识到——原来是梦啊。

即便如此，不知道为什么，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并未消失。

好挤……好难受…….

身体像是被什么压迫着似的，想要活动四肢从中摆脱出来却莫名办不到，躯体像是麻痹了一般。难道是被小町抱着？为了了解状况而再次看向眼前，这才发现眼前这雪白的墙面，并非是自己熟悉的房间的天花板。

不，等等……

这怎么看着不像墙面啊，从仔细观测到的质感来看，怎么都像是皮肤的感觉。

可要说是皮肤这也太大了吧，映入眼前的可是将近一堵墙的面积，难道说是误入了巨人的世界吗？不要啊，要被捕食了！我可没做过什么翻墙的梦，翻墙的话用VPN就好了吧！

“哼嗯～”

就在我这般惊慌着的时候，从头顶上方不远处传来了女性甜蜜的呻吟。

啊咧，这是哪来的声音？

正打算抬起头朝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却发现不知为何脖子使不上劲，连仰头都做不到。

这也太奇怪了吧，到底怎么了啊我的身体！对这奇怪的突发状况，我心中涌上了不知名的恐惧，大脑变得一片混乱。

——我是谁，我在哪？古力娜扎在托塔。迷茫啊迷茫，我心中的小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钟南山男南山南，北海北，北海有路飞。黄非红来洪金宝，三五得来八两金。金樽千酒人不醉，腰缠万贯它终流水，水不自来不干净，净静静，静静静了个平家静，移动不如一静，网通不比大雄，胖虎惨遭武松，小夫的电车有点痛，痛不及东风卷饼南风碰，西风魔王北风long。三个火枪手，大中小马仲，且把茶花送。当年妹控终成凤，伪娘成风扶她如梦，初生性别天地无用……

就这样，脑回路overlor.…ad的我再次失去了意识。

……有点痒。

再次从睡梦中醒来，第一反应便是这个。

肚子的地方像是被什么揉捏着，类似按摩一般的感觉，还挺舒服的。

——喵～～喵～～～

比意识稍晚一步的，是从耳边传来的猫叫声。哪儿来的猫？这么想着有些困倦地睁开双眼，然后映入视野正前方的……还真是一群猫。

但那并非真实的猫，啊不，虽说也是真实的猫，只不过是在屏幕上罢了。

总而言之，就是猫咪的视频。

一窝子的小猫在屏幕内来来回回地走动，偶尔在盘子喝水、躺下来、翻身露出肚子、伸懒腰打哈欠、小爪爪攻击……等等做出各种动作，甚至还会甜芋头清煮（雪乃的猫咪打滚）。

要说萌不萌确实是挺萌的，但让人一直盯着观赏什么的，女孩子先不说，男孩子很难坚持下去吧？毕竟绝大多数的男人都是心野的。心野，所以一定不懂吧，这种少女向的闲情雅致。

数分钟就坚持不下去的我，自然地开始留意起其他事情。

比方说……为什么我会在看猫咪视频？

眼前的笔记本并非家里我和小町共用的那一台，因为既不是黑色底身，也没有套上粉色的防尘罩。顺带一提防尘罩看着实在很丑，我当真觉得那主意烂透了，但怎么说，学会屈服于妹妹的意见才能成为好哥哥呢。

与之相比起来，这台笔记本电脑没有丝毫多余的装饰，银色的外观散发出干练利落的气质，宛如手握木刀凛然的少女一般，其名为白峰九…咳哼，总之就是那种老喜欢跑咖啡店工作的白领贵族所钟爱的类型。

那么这台笔记本是谁的呢？我现在又在哪？

这么想着，我再次将视野扩展开去。从这周围的摆设装饰看来，这绝不是我的房间，也不是比企谷家里的任何一道风景线，但却总感觉有点眼熟……啊咧？这不是雪之下的公寓吗？

画面与记忆逐渐重叠上，总算是认出来了。虽是这么说，但其实还不到短短数秒。自从某个雨天后便开始频繁地到雪之下家里去，呆的时间越来越长，也难怪立马就能认出来。不用说，可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哦？

这些先放一边，重要的是现状，现状。

“……为啥我会在这里啊？”

不管怎么想，我都完全没有出现在雪之下家里的理由，而是应该在自己的卧室里呼呼大睡，醒来后面朝熟悉的天花板，又或是匍匐于地板才对。

记忆中昨晚也和往常一样，普通地在自己床上睡下了。

还特别记得临睡前小町来问了一堆问题，什么“今天去哪玩了”“买了什么回来”之类的。

至于提到“你是在和雪乃姐交往吗”则完全出乎预料。

毕竟也还没对小町说过，真没想到会被发现。

不是什么需要撒谎的事所以便简单承认，之后再仔细地跟小町打听了下，结果似乎是一早就被注意到了的样子。

真奇怪啊，虽说也没有刻意去隐瞒，但倒不记得自己有做过什么显眼的事。如此善于人类观察，该说真不愧是我的妹妹吗。

话说回来，本不该在这的我现在却呆在这里，所以是替身（Another）这么回事么，接下来是要找死者吗？我觉得交给名侦探就好了吧。

正当我为此而感到苦恼的时候，再一次地，从头顶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喵——”

“……”

不禁心头一紧。

人为模仿的猫叫声，女性嗓音的颤抖使之变得较容易区分。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认得这把声音。

回想起来似乎有些久远，那时候还不认识那位川什么什么同学，却收到了她弟弟的委托，随之衍生出某人缺根筋的动物疗法。把我家的卡库拉玛带过去后却丝毫派不上用场，反倒是满足了某猫百科，自己偷偷一个人模仿起猫叫什么的……呀，这么让人心痒根本就忘不掉吧。

缓缓地扭动脖子，先前醒来时动弹不得所以还犹豫了一番，却意外的没啥问题。那么那时候是怎么回事，身体机能出现了障碍吗？

这么思考着回过头去，雪白的巨大墙面再次映入眼前。啊不，到这份儿上也该明白并不是什么墙面了，因为总算……注意到两边敞开的衣领。

从这角度看过去，领口处有着垂直延伸的隧道，再往下……照明不好的缘故看不清楚，而且继续看下去也不太妥，毕竟多少意识到是什么了……

为逃避那模糊的罪恶感，沿着“墙面”目光一点点往上移动，随之迎来的锁骨曲线如同伸展开来的翅膀一般，些许的锁骨窝使其更具立体感；再往后是从羽翼中探出的天鹅颈，白皙而细长，延伸直至下巴划出的弧度令我屏息凝神。

当然，由于视觉上放大了好几倍多多少少缺乏真实感。

虽说角度所限没看到脸，但从那声猫叫就差不对察觉到对方身份了，再加上侍奉部这一年多来无数次将其作为观察对象，我可说是完美掌握了某人身体的各种细节，虽然听上去有点奇怪。

那么问题来了。

眼前这家伙无疑是雪之下，但重点是……为什么她那么大？

啊，不不，指的当然不是胸部，虽说胸口处也成了雪白的巨墙，然而起伏方面是完全没有变化，果然之前的那个是梦啊。

总之，以我个人的观感而言，眼前的雪之下简直就像是巨人一样。但话说回来这笔记本是不是也有点大过头了？诶，等等？这个茶杯也是，那个她专门买来泡红茶的茶壶也是，家具也……！？

沉浸于思考而将头转回去的我，这下总算注意到了。

不仅仅是雪之下，视野里头无论什么都变得巨大化了，那么这奇怪的状况意味着什么？

果然，吗……从刚才开始就隐约有些注意到了，但那种荒谬的结论实在不想承认。

人类在做判断的时候总喜欢将自己作为衡量对象，把他人、他物与自身做出比较从而得出结论，因为我们无法做出客观的评价，便只能以自身为镜来理解他人，正如我们以他人为镜审视自身一般。

所以，只把自己作为标准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家伙一定是哪里搞错了吧。

到头来以自身为镜根本就无法映出自身，就像数人头数半天却忘了数自己的黑历史怪谈，推理了半天结果凶手却是摄影师的叙述性诡计，以及全世界巨大化却还是搞不清状况的比企谷八幡。

给我好好看看自己吧！不是世界变大了，而是我变得渺小了啊！

终于理解现状的我，看着自己黑色的爪子陷入了沉默。

总之，不知为何一觉醒来变成了潘先生玩偶的模样。

脖子是变得能扭动了，但四肢仍旧无法动弹。

明明不能动却会有所感觉，真奇怪。身体因雪之下的手指变得搔痒难耐，说法上有点色色的，但指的是“超巨大”的手指所以没那个意思。

另外声音也发不出来，尽管不停地朝雪之下挤眉弄眼，却被她完全无视了……是因为太专注了嘛？这家伙一碰上猫咪的事就会变得毫无防备，大概是类似neko point的东西。

最终只能无奈地被雪之下抱着，强行看了半小时的猫视频。

过程中偶尔注意到，雪之下是蜷着腿坐在沙发与桌子之间地板上的。因此，被抱着的我实际上是被夹在胸部与膝盖中间。

这么近距离看到女孩子的胸口和裸足还是第一次……雪之下果然像雪一样的雪白——只得到了这种超无所谓的感想。

顺带一提，她身上散发的香味实在让我有些精神恍惚。平时应该闻惯了才对，所以我觉得是潘先生鼻子太长的错。

真是的……潘先生是匹诺曹什么的吗，明明主人就是个绝不说谎之人。

——————

……

Catime（猫咪时光）总算告一段落。

看见放到桌上的蓝光眼镜，才意识到她似乎一直戴着我送她的东西。哎呀，原本就是这个用途所以只是物尽其用而已，想太多也没什么意义啦。

雪之下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被放在矮桌上的我看着她那眯细了眼的表情，感觉超可爱的事就当作秘密好了。

坐到沙发上的她捏住我的手……我的两只爪子，正面将我提了起来。像古时候审讯犯人般被悬吊在半空中，捏的力度也不怎么大，而且这幅身子似乎很轻所以没有什么重力下的撕裂感。

盯着这边的眼神中，尽是些温柔的难以名状的东西。

我试着摇摇头点点头动个不停，但她似乎都没什么反应的样子，看来这里头有着某种奇怪的设定。

正当我为此感觉有些无奈，这时身体被快速地拉动了。

简而言之，就是雪之下把脸埋进了我的身体。

喂，给我等等！

由于现在的身体变成了潘先生，各部位也是与此相对的。总的来说，她现在呼出的热气在极近距离下刺激着我的某个敏感部位。

虽然觉得这副身躯应该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怎么说，果然还是不太好吧……

苦苦忍耐着的时候，从身下传来了小声的嘟哝。

“潘先生潘先生，你觉得那位潘先生在干什么呢”

“……”

“那个笨蛋肯定又是呆在家里无所事事了。”

“……”

“真是的，笨蛋、大木头、八幡—一噗呼呼……老这么懒惰以后肯定会变成废材丈夫的，你也觉得对吧？”

“……（真失礼啊）”

“嘛只要我努力点的话就没问题了吧……”

“…（唔）”

“嗯～……果然还是不行，那个人是不能纵容的”

“……（别啊，纵容下我吧！）”

“母亲也提出条件了，无论如何都得让他努力起来呢”

“……（你倒是告诉我啊…）”

“要给他点奖励吗？有动力会比较好？不过要奖励什么呢……”

“…（哦呀？）”

“奖励的话……我、我？唔（>﹏<）～这样说他肯定听不懂吧”

“……（⊙\_⊙吞口水……）”

“打、打电话问问他吗？想要什么之类的…”

“…（你、你就可以的啦( ノ﹏<）…）

“……还是向小町酱打听下好了。反正问那笨蛋肯定也答不上来的，嗯”

“……（也是啦……）”

一副得出结论的样子，自顾自点了点头的雪之下把潘先生——即我的身体放到沙发上，随后能看到她往自己房间走去，大概是要打电话给小町吧。

……呼。

唉～真是……这都算什么啦，对着玩偶自言自语很可爱的耶？而且并不是“那位潘先生”，是“那位八幡先生”才对吧，别随便把人家的名字叫错啦。

嘛，能被她这么惦记着……要说不高兴那就肯定是假的。

内心也好腹部也好都变得暖呼呼的，尽管有些痒，但身为男孩子就得学会忍耐。

一直忍耐下去就能变身成Ninja了，如果再加上现在的造型就会有种——KongFu Panda！——的感觉吧。

嘛～刚才的姿势就像是把她的头抱在怀里似的，那样的时光也令人感觉很棒。

偶尔变成潘先生……也算是不错的体验吧。

——今回变身End。

——————

【13.夜晚的商谈】

“小町，睡了吗”

“没——”

时值深夜，在走廊上轻轻敲了敲隔壁房间的门，得到回复后便将门推开。

和预料中的一样，书桌前的小町正在用笔记本玩游戏。

这算是她最近的常态了。

高一学期才刚开始，大概是还没从寒假中适应过来吧，先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要不要提醒她好了。毕竟小町既比我聪明又比我自觉，应该能自己调节回来。

太过唠叨的哥哥是会被妹妹讨厌的。

不过，小町最近沉迷上的似乎是某类兄妹向养成游戏的样子。难不成……这对我有利？

“有什么事吗”

笔记本也不盖上，盯着屏幕头也不转过来，只是事务性地询问我的意图。

呐，感觉很不耐烦的样子是欧尼酱的错觉吗？

“希望进行人生商谈”

“哦，是嘛……什么？”

“所以说，就是人生商谈啦”

“……以哥哥来说还真稀奇，不是老嚷嚷着已经放弃治疗了嘛”

听见我的话后，是因为觉得意外吗，小町这才从将注意力从屏幕中转移开来，表情有点纳闷地看向我。

确实说到商谈多少都是为了得出结论，不管是切实可行的，又或只是形式上的…以我的人生来说，结论应该很明显才对——完全是个悲剧and没什么解决方案。所以自然就不用商谈了？

嘛……

过去可能是这样，但自从雪之下进驻了我的生活中，状况就多多少少产生了变化。本以为会呈铅灰色一直流转下去的青春纪行，也在不知不觉间染上了各种色彩。

想起那天她为我选的那副眼镜，恐怕就是青春滤镜的一种吧。

“哎呀，想了想果然还是稍微抢救下吧”

“嘿～～怎么突然变积极了”

“……因为，有了理由啊……”

没有说明是什么的理由，又是怎样的理由，说不定我自己本身就没有实际的概念。

只不过，昨天以潘先生形态偷听了她的那些话后，心情就觉得微妙地平复不下来。她尚且都在思考着如何鞭策我，我这边却选择放弃自己什么的，怎么说也太逊了点。

“……哼。好吧，不过小町谈心室的收费可不便宜哦”

“因为我是哥哥嘛，好歹打个折……好歹免费呗？”

“噫呀这人就这种时候才会摆出一副哥哥的样子”

“说什么呢，哥哥无论何时都是哥哥啊，所以有什么就尽情依赖我好了”

“完全靠不住吧？明明现在还要找小町谈心……”

尽管是这么抱怨着，小町还是从转椅上站起身来，随后盘腿坐到自己的床上。取而代之的是我坐到了转椅上，彼此的目光顺利地交汇在同一水平面。

“那么，其实……”

“在此之前先去拿点喝的吧？啊对了，小町的咖啡要放两颗糖”

“好的……”

这家伙，还真会使唤人。

——————

……

“诶，变身成潘先生？那算怎样，哥哥是发烧了吗？”

一脸诧异的小町，像是看傻子一样的表情有点伤人啊。

不过这也难怪，如果立场反过来我肯定也会觉得对方脑子不太正常。毕竟，怎么听着都像是中二病复发的前兆。

“那个你就别管了。你就当成是单纯的偷听……不，当成是我在交往途中敏锐地察觉到？你看青春恋爱喜剧里不是经常有的桥段吗”

“不可能～不可能，像哥哥这种迟钝的家伙还说什么敏锐”

“喂。给我等下，我哪里迟钝了？不是我自夸，看别人脸色行事的技能上我可是专家级别的，不如说只要稍微给点脸色我看就会立马屈服了”

“呜哇，这人超没骨气的！”

尽管小町很厌恶似的瞧过来，但察言观色可是过上平稳生活的必要技能呐，直肠直肚基本不会换回来什么好结果。

虽说像某人一样什么困难都正面击溃的类型也很帅气就是了。

小町嘴里嘟囔着“明明妹妹的心情都察……”之类的字句，声音太小听不清楚，估计是什么损我的话吧。

真是的，这妹妹也太不可爱了。

不，开玩笑的。

“哈……总之就是说，你觉得雪乃姐有什么瞒着你，是吗？

“简单说就是这么回事”

“唔嗯。小町觉得雪乃姐不是会这么做的人呐？”

总觉得和我想表达的意思微妙地没对上，但小町的心情也能理解。

无论何时都不会说谎、始终贯彻着诚实的雪之下，要说到欺骗应该是搭不上边的。

“不是那种，怎么说呢……不是坏的意义上被瞒着？因为是那家伙嘛，大概会把麻烦事都自己憋着去解决，也不告诉别人……之类的？这种意思？”

说到底关于雪之下提到“母亲提出的条件”的内容，我只是擅自感到不安罢了，也没什么能推断的依据。

焦躁感比预想的要更加难以名状，自然也就难以做出清晰的说明。

老实说，连我都没听懂自己在说什么，还能指望小町听出个什么大概吗？

然而，小町轻轻把拳头敲在掌心。

“原来如此，小町明白了。总之哥哥是想让雪乃姐多依靠点自己对吧？”

“……太直白了”

别说大概了，直接都跳到结论去了好吗。

想了想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所以也没能反驳。怎么知道的啊，你是哪来的心灵侦探吗？

“哼哼，这也太简单了。哥哥刚翘起尾巴小町就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啦”

“这算啥，你哥哥我是猫吗”

竖起尾巴就是亲近，摇着尾巴就是生气？

这判断也太随便了吧，那平时家里的卡玛库拉边摇着尾巴边接近我算怎么回事，是要跟我来场自由搏击？

真搞不懂……要不去问问某位猫百科同学？

“因为哥哥是笨蛋，笨蛋很好懂的啦。然后，所以呢？要商谈的就是这个？”

“……嗯？这个？”

“唉——不是说被瞒着的嘛，然后其实想更多地被依靠的嘛？所以就是想知道解决方法咯”

“哦哦……差不多吧”

要说是不是想知道解决方法的话，我觉得自己原本只是单纯打算和小町聊聊而已，因为压根就没有这能够被“解决”的意识啊。

只不过漫无目的地闲扯估计小町也受不了，既然都说是商谈了，围绕着解决方案来讨论多少具备点现实感吧。

“不过这种事情问小町也很困扰的啊？小町又没这方面的经验”

“哦？也对啊……要找由比滨和一色，又或者经常到侍奉部的那些家伙问下吗？或者说……找平家老师？啊不，那个人的经验问了也白问。顺便小町没经验真是太好了。”

“能和哥哥顺利交流的女性没几个吧？而且这种事你就别去问结衣姐和彩羽姐啦……”

“为啥啊”

“刚才谁说自己会看眼色来着……总之不准去问啦！别以为把美少女聚集起来就能领悟人生了啊哥哥，也太小看人生了！”

“你说的是……”

居然被小町训斥了，虽然也不知道被训斥的是什

么，但由于势头太强不自觉就软弱下来。

“区区哥哥的人生，就当成同坐一条大船似的放心

交给美少女小町吧”

“哪门子的美少女小町啊……”

虽然小町确实是世界第一卡哇伊的美少女，但美少

女的名号由自己说出来还是太过分了，你以为是美

少女战士啊。而且小町本来就有美少女的意思，这

样一来不就变成了双倍美少女了吗？是Double

Therapy＇？（都是《sailormoon》）

还有说的应该是“区区”这两字吧，应该不是“蛐蛐

哥哥”的意思吧？

到头来只靠一位美少女就能解决，小看人生的到底

是谁啊……

“所以要怎么办啊，美少女小町同学”

“唔，被这么喊还真有点羞耻”

“那你还说”

“咳哼——。那么，小町提问以下开始，采用的是7o3x的抢答制！”

喂，这算啥展开？突入得太莫名奇妙了吧。

搞什么抢答制，这里就我们两个人还抢答个头啊？

而且鬼才要成为quiz之王…

“第一题！哥哥到底是想要怎么样呢。是只要知道雪乃姐瞒着的事就好了吗，还是说？”

“……”

……这就没了？只问一半？

与其说是让我回答问题，不如说是让我把问题补充完，是吗。

原来如此，所以才是抢答环节啊。哎呀～哎呀，咱家妹妹也太机灵了吧。

“……想从她口中得知隐瞒的内容。”

“嗯，嗯嗯。回答得不错”

是是，还真是感谢赞扬呢。

“接下来是第二题。让雪乃姐说出口的方法也有很多种呢，哥哥是想给压力雪乃姐让她自己主动说明呢，还是说想被她？”

一边不停做着“信”、“信”的口型是怎样啦，这家伙根本不是在问问题吧？绝对是在引导我说出决定吧？

以出题者来说是完全犯规了，以妹妹来说也是犯规的，不过是可爱得犯规就对了呢。

嘛，这里就乘着小町的意图好了。

“想被她信赖……再变得更加了解啦。可以了吧”

“嗯，很好～很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题咯！准备好了吗，哥哥”

“哦哦，放马过来”

一边配合起小町的笨蛋戏剧效果，同时静静等待着她最后的“问题”。

“那么最后一问就是！——哥哥有多喜欢雪乃姐嘛？”

噫？

完全出乎意料。

“喂等等，这就是最后一问？亏我还白期待了一番……问的啥啦，这笨蛋妹妹”

“先回答啊，笨蛋哥哥”

“就算你说回答……多少要怎么衡量啊？”

喜欢这种东西要用什么来量度啊，现实中又没什么好感度读条，哪怕满羁绊也不能换个卡面。

“唉～好吧，小町就补充下选项好了。听好了，哥哥对雪乃姐——很喜欢的程度有吗？”

“应该有吧……”

“给我用肯定语气！”

“有、有……”

“非～常喜欢的程度呢？”

“有……”

“嘿嘿，那……超级超级喜欢的程度？”

“喂，那算啥”

“好了赶紧回答。坦白从宽，抗拒从容！”

“抗拒从严吧…”

不准别人从容是怎样啦。

“不准拖延时间！”

“……有”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喜欢这种感情是无法衡量的。

所以，无论小町在喜欢之前再加上多少个“超级”也好，我的答案也一定不会改变吧……

“哎呀，perfect answer～哥哥想做的话还是做得到的嘛”

“喂…所以这问题有啥意义啊”

“No，No，No。哥哥is too naive”

“你这丫头……”

在我脸前左右摆动着食指的小町，因为表情实在是太臭屁了，忍不住伸手捏住她的鼻子。

当然，随后手则被抵抗着的小町不停拍打，不一会儿就松开了。

话说，为什么突然蹦出那么多英文？你考上的高中是总武高而不是海滨综合啊？（原文本里这里是“你考上的高中是总武高而不是玉绳啊？”，但是玉绳是海滨综合高中的学生会长的名字而不是学校的名字，所以改了一下，搬者注）

“是哥哥想太多了啦，答案你自己不也都给出了嘛。恋爱这东西本来就没什么正确答案，就算问小町也没用的啊。而且从小町这里得到答案真的就好了吗？”

听她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想起某次学生会选举的事了。

接受他人给予的答案一定是软弱的，无论建立更多的联系，又或接受再多的帮助，唯有答案必须由自己给出。

不然，那就只是因为不想受伤，将责任分散的借口而已。

“有想问的问题就去问，一直藏着掖着对哥哥还是雪乃姐来说都不是好事呐。当然，能做的也不只是去问。雪乃姐没依靠哥哥，一方面自然是因为雪乃姐是个很坚强的人。但另一方面，也有哥哥不够可靠的问题吧？”

“唔，大概吧……”

“没什么大概不大概的，小町都这么说了准儿没错！所以呢哥哥你啊，得要更多地展现可靠的一面给雪乃姐看才行，不能老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啊。”

自己不可靠的地方，被小町以【因为是妹妹，所以能断定！】为理由证实了，总觉得微妙的有说服力。

因为是聪明的小町，因为是一直都超喜欢哥哥的小町嘛～肯定比自暴自弃活了十八个年头的我要更了解我自己啦。

这被小町听见的话肯定会被反驳的吧。

内在不够可靠先不说，没怎么运动外表羸弱的我也没什么安全感。因为不够帅气也不会很受欢迎，在这个意义上倒是很安全。

但怎么说要我锻炼成肌肉型男也是不现实的。

“你说要展现是要怎么展现啊……”

“这点小町就不清楚啦。找机会从小事做起啦，然后展现责任心啦，之类的？……啊对了，有时候主动一点也会给人可靠的感觉呢。所以哥哥就——多主动抱抱雪乃姐怎样？”

“噗！咳、咳咳”

“哇哇哇，好脏！纸巾，纸巾给你，快拿着。真是的，还好没喷到小町的床上”

太出乎意料的回答不禁吓了一跳，还好千钧一发之际用手捂住了嘴。

纸巾擦干净后，闻了闻掌心还残余着香浓的咖啡味，待会儿还是去洗个手好了。不过在此之前，得先把刚才的话说完。

“你还说，吓我一跳。为、为什么是抱啊……”

“诶～哥哥没听说过吗——男人的胸膛，就是女人的依靠”

“呜哇，这老掉牙的说辞是怎么回事”

“派得上用场就行！以哥哥的性格，除非是由雪乃姐主动，不然绝不会自己抱上去的吧？适量的肉食是必要的啊哥哥”

“你这家伙哪学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词汇……”

“我·说，现在是在说哥哥的事吧？”

“是的，您说的对……”

想吐槽小町结果被生气了。嘛，确实是在说我的事呢，给你添麻烦了。

另外，对我的了解是完全准确啊。

这么想来，无论是牵手也好、亲吻也好、彼此之间的各种亲密举动都好，全是由雪之下引导的。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所以也就没怎么注意到了。

从别人的角度看来，就是被称之为“没种男”的存在吧。因为未从有过交往的经验，自己也就觉得理所当然了。

然而，想想雪之下其实也没有经验啊。

尽管之前约会的时候，曾对她说出“你真厉害啊”的感慨。

但仔细思考的话就能知道，那份“厉害”并非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她为了彼此之间的这份关系，所付出的努力的结晶才对。

这么想来，这个只会被动呆着的我，要配上她还真是不够格啊。

大概是看见我一副陷入沉思的表情吧，小町从床上下来，走到我身前温柔地拍了拍我的头。

“毕竟是哥哥嘛，要一下子改变也很困难。慢慢一点一点地向前就好了吧”

“哦、哦哦……”

真成熟啊，小町。

看着正安抚着自己的妹妹，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欣慰。

“所以回自己房间去慢慢想吧，小町差不多要睡了”

……嗯。

是呢，也很晚了。

——————

【间章.突然的一幕（七夕）】

“真辽阔呢，星空”

“确实”

视野无法覆盖住的深蓝色天幕，在眼前仿佛无止尽般铺展开来。成千上万的星星在其上点缀着，隐约如同闪烁的信号灯在茫茫大海里漂泊，互相进行着跨越数亿光年的联系。

“简直就是【天上的光芒全都是星星】呢”

从身旁传来一声轻飘飘的叹息，像是泡沫一般消散在夜风之中。

稍稍侧过头，映入眼中的是再熟悉不过的少女的身姿。

没有束起的乌黑长发随意披散在野营垫上，从其间露出尖尖的耳朵，然后是她那为星光专注的侧脸。在雪白肌肤的衬托下，简直像是妖精一般。

是妖精吗，还是精灵？又或者说是那在仲夏夜梦中沉睡的缇坦妮雅呢？

不用说，平躺在我身边的这位Fairy Queen，正是雪之下雪乃。

两人静静躺在垫子上，周围只有绿野遍地，除了一顶临时搭建的小帐篷以外。

再远些的地方有着茂密的树林，附近这一带是特定划分出来的观景区，因此也不会有深山野兽那种可怕的存在。

四周也没有多余的人影，唯独两个人在这片幽深的幻境里头，享受着远离城市纷扰的静谧时光。

如今我们的所在之处是千叶市内靠近大纲百里町的一处郊区，从我家附近搭乘817号公交后，约莫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

虽说千叶县本身也算不进大城市圈的范畴，但繁华的夜景以及变色龙般的霓虹灯到底是会带来光污染，与我们此行目的实在是相去甚远。

以天气来说，或许是三伏天的缘故，立秋过后的这些天都是妥妥的大晴天。别说雨了，就连身体的水分都要被晒干一般，仿佛不愿离去的盛夏在做着最后抵抗。

再加上今天刚好是周五，明天就休息，另外我和雪之下的周末也没什么特别预定。

总而言之，就是作为各种天时加地利加人和的结果，两人决定来观星了。

话是这么说，就我本人而言并没有任何观星的经验，就连星座知识也只限于猎户座这种谁都知道的程度。与其说是观星，我觉得不如说是单纯来仰望星空的好了。

哇～这边星星点点的好像面粉，那里的几颗星星连起来好像沙丁鱼呀～居然还有鸡蛋和培根片！哪来的黑夜料理宴啊，做的是stargazy pie吗？

“能看见那边好像带子一样的地方吗”

“……嗯？哪里”

“那里”

正有些无聊地把自己联想成某O威漫画的行星吞噬者，将宇宙当作餐桌的时候，被身旁的雪之下冷不防搭话了。

朝她询问后，她缓缓将手举起指向夜空的某处。彼此所处的位置并不相同，身影无法与她重叠的我真能看见她眼中的风景吗？

即便如此，我还是抱持一丝期待，顺着她食指延伸的方向往夜空望去。

结果出乎意料的，简单就找到了。恐怕是因为她那“带子”的描述比较形象吧，散布的星辰间确实有一条特别显眼的“带子”。

话说，这不就是刚才被我看成面粉的部分吗？

“哦哦，看见了。就像是面……”

“那就是银河唷”

……嗯，是银河吗。

原来如此。

还好没能把“面粉”两字说出口，连银河都看不出来会很丢脸吗？很丢脸吧，因为很出名嘛。

但是要说的话没见过的东西就是没见过啊，再怎么出名也只是泛泛之谈而已，鬼知道银河长什么样啦。

就好比理论再清晰，一旦实践起来未必就是那回事了，多多少少会存在误差啊漏洞啊，还有错误之类的东西。正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总存在着，才必须不停修正下去，也才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生活如此这般，星辰也不外如是。想必就连这璀璨的星空，终有一天也会在我眼中呈现出另一番模样吧。

但现在这就好了，尽管是幼稚的知识与粗糙的观察，此刻眼中的这一切也绝对有着什么意义。就比方说……面粉这个比喻也挺不错的嘛。

“感觉很宏伟的样子”

“是呢，看起来就像很帅气地将夜空一刀两断，给人很有气势的感觉”

“不不不，为什么要用一刀两断啊，夜空跟你有仇吗？你这家伙也太残暴……噗哇！”

“那就把你一刀两断好了”

说话的途中腹部突然受到猛击，是来自雪之下毫不留情的手刀，威力评分等。这家伙可是精通合气道的，认真起来这一刀下去我可能真要成“两等分的潘嫁”了，所以是放了不少水吧。

话说，明明脸也没转过来却准确无误地命中了腹部。嘛……因为彼此靠得很近，也算不上什么意外的事？

话说回来，雪之下的形容其实还挺带感的。倒也不至于说将整片夜空一刀切开，但乍眼看去确实如同清晰的切口一般。

那么从那切口的彼方，会不会沿着铁道轰隆轰隆驶来一列火车呢，会的话还真让人有点期待。

“说来银河的英文是Milky Wayl哦”

“milky？那算什么，感觉很美味的样子”

如果把偏黑色的夜幕比作咖啡，把漫天的星星比作砂糖的话，整片星空就是Max咖啡的再现吗？

“这人整天就知道吃”

“你管我，我家母亲说能吃是福”

“但你也不怎么能吃啊。上次去萨莉亚，我吃剩的意大利面你最后不也没吃完吗”

“那个量太多了……都怪萨莉亚太优秀了”

“味道只是一般般的程度”

“别对平民定位的餐厅要求那么苛刻啦”

在价廉的前提下物再怎么美也是有个限度的，物廉价美倒是能夸张得很扯淡。

况且到萨莉亚去的家伙基本也不是寻求美食的，只是为了方便地解决掉一顿饭，还有就是靠无限畅饮来消磨时间吧。

“不过确实据说也有这层意思。希腊某传说中，似乎是大力神的赫拉克勒斯吮吸的天后赫拉的乳汁”

“哦哦……”

转回正题的雪之下，感觉不到一丝害臊地进行了解说。

嘛，确实在诸如神话啦传说啦一类的东西中，这种字眼是很常见的，不如说反而给人一种增加真实度的感觉，特别去在意也是没完没了。

说到传说的话，莫名想起了一件事。

“对了。今天好像是七夕啊”

“七夕节？不是7月7日吗”

“啊，应该说‘旧七夕’才对？”

似乎是日本将该节日/本地化后就更改了日期，原本阴历的七月初七变成了如今阳历的7月7日，虽说还有少数地区仍延续着传统就是了。

“旧七夕怎么了”

“你有听说过牛郎织女的传说吗”

“当然有哦，是指中国那边的传说吧？牛郎织女是隔着银河相望的恋人的事”

“没错。那……牛郎星和织女星是哪两颗啊”

有点试探地问了雪之下，会知道吗？因为这家伙在理论知识上基本都是超高规格的，总觉得有种万事通的即视感。

反正要说到面对这满天星星的夜空，我是完全摸不着头脑的。

“在那里哦”

“喂，真的假的。一下子就找到了？”

“因为不都说了是隔着银河相望的恋人吗，在银河两侧最亮的星就是”

“最亮的……这个很难辨别的吧”

“嗯。好像也有以北斗七星来做定位的方法，但抱歉我并没有太深入了解”

“没，没什么好道歉的，不如说得救了。比起我这种把银河看成面粉团的家伙，你已经是超高校级的stargazer了”

感觉有点直译了，但单词应该是没错的。与其说是“空想家”这个歧义的问题，不如说让人联想起某个背后背着个圈的高达，感觉有点帅气。

“是这样吗”

“啊啊”

“嗯……那么，顺着我的手指去看吧”

听她这么说后，正想着“这次是单独一颗星应该很难看出来吧”的事时，突然从咫尺之间察觉到雪之下的气息。

不知为何雪之下将上半身朝我凑近过来，彼此的手臂也紧紧挨在一起，头更是靠上了我的肩膀，披散的头发一边撩动着我敏感的耳朵，一边散发出洗发水香味撩动着我敏感的内心。

“喂。雪之下……”

“你看，就是那颗很亮的星”

无视我的话吗？

或者是因为太专注了吧，雪之下丝毫没有从我身上移开的意思。

唉——我在心中无奈地这般叹气，最近多少也弄明白了，向她要求体谅一下男孩子青涩之处什么的是不可能的事。

事已至此也不想继续抵抗了，适应吧适应吧比企谷八幡，毕竟是男女朋友也是理所当然的啦。

一边说服着自己，我顺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

大概是因为彼此多少重叠在一起了吧，视野也变得相近起来。与之前靠形状辨识的不一样，这次我能准确看见她所指的地方。

“看见了，很亮的那颗。那就是织女星吗”

“嗯，也称作天琴座的织女一”

虽然无论是我和她都无法具体说明彼此指的是哪一颗星，但对话依然能继续下去，想必是因为无论我和她都相信彼此在看着同一颗吧。

“银河对面……三颗星都很亮诶”

“中间哦，如果是在找牛郎星的话。毕竟正式名称是河鼓二呢，亮的刚好是河鼓一、河鼓二、河鼓三这三颗星”

“哦哦，找到了”

“不过为什么会叫牛郎星呢，看着也不像牛”

“一颗星怎么像牛啊……想起来，你修学旅行时还想将虎子渡之庭看成老虎……是有多喜欢猫科动物啊一啊好痛”

“……”

被说到痛处的雪之下，默默掐了我的手臂。喂，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是传说的问题啦，牛郎本来就是个放养牛的，好像也多亏了牛仙的牛角……还是牛皮做的鞋来着，才追上了织女”

“然后……王母娘娘就出现了呢”

“没错”

“二话不说就把两人拆散开来，简直像是那些封建时期的父母一样”

“啊啊没……等等，雪之下，你该不会是在暗讽你母亲吧？”

怎么莫名有股即视感？雪之下和她母亲的关系应该变好了才对的啊，难不成和她之前说的“条件”有关？

她这种说法只能让我不停翻涌起不好的想象。

“咦？不是的，你误会了，我只是单纯想不出其他描述而已。交谈过后，母亲的做法我也多少理解了，只是彼此笨拙的做法所造就的误解罢了”

“是吗，那就好……”

“怎么了吗，突然这么敏感，不像是比企谷君呢”

“……没啥”

刚才一瞬间确实变得焦躁起来了，这也说明我心中就是如此重视着这件事吧。

小町跟我说只要去问就好了，但真的只是问就可以了吗？我觉得她所指的并非这么回事。要展现可靠的一面—到底要怎么做才算得上是可靠呢，现在的我还未得知，也不认为能轻易达成。

而且，从外人看起来或许是很轻松的事，放在当事者的角度来说往往是苦不堪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只不过是在“知”这个字眼上偷换了概念而已。子非吾又安知吾之苦？

“不过，也是呢。高中毕业后，如果……如果比企谷君和我不在同一间大学读书的话，我们会不会变得和牛郎织女一样……要相隔好久好久才见上一面呢”

“绝对不会的。”

斩钉截铁的回答。

在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脱口而出了。当然，其中没有丝毫后悔的念头。

事到如今，我觉得我已经不可能在没有雪之下的世界里前行下去了。

当然，她所说的内容应该不是这个意思。比方说怀揣着各自的梦想走上不同的道路，仅仅是短时间的分别，又或说只是稍微远距离的恋爱而已，并不到失去彼此的地步。

只是总觉得，即便把理性思考统统抛开，这份感情也已足够说明一切了。

“……真是迅速的回答呢”

“嗯。绝对不会让那发生的”

“真的吗”

“啊啊没错，相信我好了。就这点事……我还是做得到的”

“呼呼，真是罕见的果断呢……就这么喜欢我？”

“啊。超喜欢你的”

“……”

糟了，是被煞到了吗？雪之下陷入了沉默。

一股劲地凭着气势好像说太过了，而且从刚才开始，绕过雪之下肩膀的右手臂也不自觉地用力把她搂紧，以至于她现在完全侧着身压在我胸膛上，看不见表情，但嘴巴呼出的热气却抑搔着我的脖子。

“额，那个……”

“……谢谢。”

想着打破这份沉默的时候，从她那传来简短的道谢。

听见了的我也像是对此感到满足一般，原本因位置关系只能一直窥视着她发鬓的双眼，再次转向一望无际的耀眼的星空。

到底自己在对什么感到满足实在是说不清楚，但那声道谢总觉得让内心变得踏实起来。或许是因为在我做出承诺的同时，对方也接受了这份承诺，感受到了从中衍生出的、某份无法言喻的联系吧。

“而且呢，织女星和牛郎星相隔16.4光年尚且可以一年见一次面，地球两点最远的距离也就一到两万公里，折合起来我们能在一起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呢”

“哇，你这粗糙得要死却意外有说服力的奇怪算法哪学来的”

“啊啦，不就是从某个笨蛋那学来的吗”

“……”

笨蛋是指小町吗，还是由比滨？

嘛，开玩笑啦。在用上“某个笨蛋”这种有些发甜的称呼瞬间就知道肯定是我了。

什么啊这个我竟然是算法的创始人，实在是太优秀了。

“啊对了，七夕快乐”

“嗯，七夕快乐”

“还有……未来16.4光年也请多多指教了……”

“光年是距离单位”

“可以指一起走过的距离嘛”

“以人类的寿命而言一生都走不上这个距离”

“喂，也太严格了！”

————节日篇end。

——————

【14.稍微来看场音乐剧吧】

“比企谷君，快走吧”

“啊啊，知道了。稍微等下”

“给，您的找零”

“谢了”

隔着出租车的挡板拿过找零，我这才总算从后面的座位下来，关上车门，随后往雪之下所在的方向走去。

作为一个有常识的出租车客人，这种谨慎派的安全意识我还是有的，特别是后尾箱有行李的时候尽量不能先下车，让司机亲自去帮你抬下来就好。

在治安好的地区这么做好像是多此一举，甚至感觉给司机添了麻烦。然而，平时就养成这种谨慎的习惯，在关键时候才能派得上用场。

与其用意识去记住，不如让身体习惯下来。这要放到少年漫里就是热血的修行展开了，在现实中则只是为了提防意外而已。

“在奇怪的方面你倒是很固执”

“哪奇怪了，再少也是钱。这边可是立志成为家庭主夫的，别小看主妇斤斤计较的个性啊”

两块也好，几毛钱也好，整理零钱可以说是主妇级单位的基本技能了。

小钱积累起来就会变大钱——这种投资方向的意识姑且不论，学会把几毛几分的硬币凑合起来购物是必要的。这都做不到的话，不久你就会发现冰箱或台机表面上累积起的硬币小山。当然，这是建立于另一半是个丢三落四的家伙的前提底下了。

以雪之下而言，感觉比起我要更擅长理财，这样一来我在家庭中的职责不就失去了吗！？嘛……像这种屁股眼小的菜市场交易，到底和理财属于两回事，我就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好了。

稍微等下，我是不是想得有点太远了？

“还说这种话……谁批准你成为家庭主夫了，给我去好好努力工作”

“为啥由你决定啊”

“啊啦，是谁向我求婚来着？”

“……可恶”

凭什么向你求婚就得去工作啊，难道需要收取费用的吗？还好不用求101次，顺便浅野温子长得真是man到爆！

——————

“总……总算是赶上了”

“……我就说时间很充足的”

两人如今正喘着气站在商场顶楼的演艺剧院门前。

“你这家伙还好意思说……一般来讲得提前半小时进场的，明明跟你说了一点半就得出门，结果硬是拖到了两点……”

“这不是没办法吗，平时很少留意那个频道，就连我也没料到竟然会有潘先生的动画重播”

“你这家伙别把动画重播说得像什么必要事项似的……”

原本一点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出门准备了，结果电视上不知为何放起了潘先生的动画片。而要说到潘先生的动画，雪之下家里明明就放着十几张正版蓝光CD……

即便如此，这位少女还是直接呆在沙发上完全不愿动了，硬是花了将近半小时把动画片看完。呆在一旁的我则无可奈何，要催她吧……害怕被瞪，要不催她吧又怕时间赶不上，便只能“别再插播广告啦……”碎碎念向电视机祈愿了。

节目结束以后，匆匆忙忙花了五分钟把东西收拾好就立即出发，时间关系移动手段也放弃了平民向的地铁，而是选择到路边截了辆计程车。

“而且那时候不是跟比企谷君说了吗，让你看着时间去用滴滴打车的。如果不是在等计程车上花费了十分钟，我们就能更早到达吧？”

“哈？……我的微信也没有钱，而且楼下就能招到车了”

“那算什么理由，你就是懒而已”

“你这家伙，明明自己拖了时间却怪我……”

“好了先别说了，我们快进去吧，再不进场就得错过第一节了”

“喂……”

反驳途中被雪之下拉着手走进剧院，对话硬是被打断了。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吧？

牵住雪之下柔软的小手有种很舒服的感觉，所以也没能抱怨什么，总觉得这家伙最近有点越来越狡猾了。

嘛，虽说也不讨厌就是了。

——————

进场以前，雪之下把挂包存放在储存柜里。倒不是说不能带进去，但全神贯注看表演的话抱着包也不太舒服。

至于我只带了钱包，没什么内容物实在太扁了，所以直接塞裤袋里就完事。若钱包稍微鼓胀点又或者带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要注意了，都往裤子口袋塞的话会显得很难看的，邋遢的男士们请多注意形象吧。

剧院的外观和电影院有点相似，只不过氛围上要安静许多，这大概就是商品类型所造成的差异吧。另外与电影院不同的是，进场前并没什么食物饮料的销售点。

这种新兴的小型剧院在规定上并不算很严格，即便如此食物还是不能带进场的，矿泉水瓶倒是放行了。

实际上只要不发出声音，口香糖一类的食品还是能偷偷拿进去的。当然，总不能像看电影似的带桶爆谷进去吃，每抓一口就沙沙一沙沙地作响，人人都这样音乐剧就附带沙锤伴奏了，还外加甜腻的香精味道。

说起来，我在电影院吃爆谷的时候也是“一抓一大把派”的，与之相对雪之下则是优雅的“一颗颗吃派”的，是男女生之间的差异吗？

几颗爆谷同时塞进嘴中总觉得有种莫名其妙的快感，特别是抓上来的爆谷全是脆的时候，简直酸爽得无法忍耐。

虽然之前跟雪之下讨论的时候被“真亏你这么无聊”地嘲讽了，但我觉得应该称之为对生活的热爱才对。对自己生活的细节多加关心，偶尔也会有觉得意外有趣的时候哦。

“好了，那我们进场吧”

“啊不先等等”

“怎么了？”

“我先上个洗手间……”

“懒人多屎尿呢”

“喂！请叫做防范于未然”

——————

进到剧场里，第一时间的感想是——宽广。

要说其实和学校体育馆也没差太多，只不过和电影院那种密封小箱子比起来的话，就有种阔然开朗的感觉了。

“……真大啊”

“会吗？座位数量明明很少，天顶高度似乎也不太及格。可能是因为开设在商场内所带来的限制，总体感觉上宏伟度不足”

“别这么严格吧你。这是小型剧院啊小型的，不能和那些票价高到飞起的大剧院比较”

那种光是观众席就有两层，仰起头甚至都看不见天花板的大型建筑，只是身处其中就会有份莫名的激动。取而代之的是，单单一张票的价格就能把薪水花掉十分一。

怪不得别人常说搞艺术的都是穷人，追求艺术的过程首先就得把钱花光了，艺术你是哪来的不知节俭的女朋友啊？

我这次原本是打算向老爸借钱请雪之下的，为了提高成功率，连价格高昂的“小町支援”我也提前预约好了。

只不过在和雪之下讨论约会事项的时候，被坚定地说了要AA制。

“因为我和比企谷君都没有在自己赚钱，这种请客我并不会觉得开心哦。……所以那个就留待你以后努力工作……”

嘛，之后说的什么你们就没必要知道啦。

总之作为结果是没问题了，不用面对老爸的质问也乐得轻松。虽说心中隐约有份奇妙的介怀，也就说要送她东西最好得自己赚钱吗？

有种立马就要突入——【心跳！为喜欢的女孩努力打工篇！】的感觉……讨厌啊，我最讨厌工作了。

边进入场内，在剧场舞台一旁的荧屏上，显示着提醒人们就坐的红字告知。

拿出票根看了看座位，我和雪之下似乎是坐在靠中央的位置，观赏角度来说应该算不错了吧。

这么说起来，之前在小町指导下到网上买票的时候，和售票的中介稍微谈了几句。虽然对方从中途开始就变得莫名激动，喊着“竟然是八雪吗！”之类的胡话，不过最后还是说了要挑个好的位置给我们。

“那位中介商说的竟然是真的吗……”

“真是个好人呢”

嗯……你别随便给八雪党发好人卡啦。

确认过横排编号往里头走去，来到座位前时，和雪之下交换位置让她坐到我的右手边。毕竟我坐那的话，两边都是女孩子不是很那个嘛……感觉怪不自在的。

“对了，今天看的叫什么来着？”

“出门前明明才跟你说过”

“抱歉没想起来……”

记得好像也不是什么耳熟能详的名字，要是《歌剧

魅影》《Cats》之类的我多少能有点印象，毕竟是连我都哼得出的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那为什么超喜欢猫的雪之下不看《Cats》？其实私下好像也看过很多遍了，而且据本人说——果然还是会翻滚的猫咪比较可爱呢。

“叫《Kinky Boots》啦，改编自法国的电影”

“……就叫长靴？”

“似乎是翻译作长靴皇后”

“皇后……穿上长靴以后就会变得冷酷无情？”

“拜托，那是《白雪皇后》”

嘛，太久以前看的童话名字也有点忘了。不过由近在身旁的这位“snow queen”给说出来……莫名还挺带感的。

顺带一提，坐在雪之下身旁的那位……大概是女中学生？似乎也“噗”地笑出了声。啊哈哈……有那么好笑吗？请别立起这种奇怪的flag。瞧瞧我的胳膊都要被捏出淤青啦。

——————

……Practical Pragmatical，Steadfast and Steady too（我们的祖业，脚踏实地，坚持不懈）……

迎宾致辞结束后，终于伴随着悠然的音乐前奏，大幕缓缓拉开。

随后接连走上舞台的一对父子，在大楼面貌的布景板前有节奏地对谈着。

——“Do you know what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in the world is，Charlie（查理，你知道世界上最美丽的事物是什么吗）”

——“A Shoe？”

——“A Shoe！”

伴随这一声回应，背后的布景板缓缓往两侧分开。两人朝里头走去，紧接着出现了众多穿上工装的身影，在一旁还有类似传输带的道具和似乎摆着鞋盒的架子。

这才意识到刚才背景的“大楼”原来就是简介中父辈的制鞋厂。

从周围观众那传出些许喧哗，多半大家也是这么想的吧。

就我个人而言其实很喜欢歌剧音乐剧这一类型的节目，尽管没太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但字里行间带着韵律的谈吐方式真的很棒。

记得小时候看《音乐之声》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触，欣赏剧情同时总是期待着何时会响起音乐的伴奏。特别是玛丽亚和助教家庭的孩子们一起将音乐与生活共奏，那份朴实的日常着实令人感动。

She yodeled back to the lonely goatherd～Lay ee odl lay ee odl-oo～

听到这轻快的音乐，总有种手指禁不住跃动的感觉。非常简单的旋律却深入人心，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经典”的意义所在吧。

“竟然是the Shoe...…不是the queen吗”

“胡说什么呢”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皇后啦。多么阿谀奉承的镜子……但后来为什么又要改口白雪公主？而且白雪公主算“女人”吗？总觉得细思极恐，这就是翻译文本的可怕之处。

把想到的奇怪事告诉雪之下，结果却被无语地说了。脸也没转向这边，全神贯注地盯着舞台的样子。

在这类型的小剧场里头，名义上是说请保持安静，但实际上轻声低语已经是默认事项了。适当与身边的人交流分享，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就是以此为乐的，行商就得为商，太过严格吃力不讨好，搞艺术也总得跟上大流的道理。

思考着的时候灯光突然变暗，音乐也缓慢下来，同时从周围再次传出笑声。

有些好奇地往舞台看去，一名黑人小男孩就站在长椅前，但有趣的是脚上穿着双鲜红的女式高跟鞋。他做出滑稽的动作一跳一跳的，恐怕是为了表现还不习惯高跟鞋这件事吧。

……Feels like the magic never ends inside these

——“Take those things off your feet and get inside here stupid boy！”

从阴影处传来男人严厉的斥责，感觉有些吓人，语气上来判断或许是小男孩的父亲之类的吧。

虽然是纯英文对白，英文水平不算太好的我也很难听明白，但由于荧屏处有贴心地显示着字幕，即便听不懂还是能看懂个大概。

“为什么就不能试着去理解呢，真是的……”

“……嗯？咋了，是说那个父亲？”

身旁的雪之下似乎在嘟囔着什么，听见了的我压低声音向她询问。而她也把头发撩起来，用手遮住嘴角，同时把头靠近我的耳边。

呼出的热气弄得我有些隐隐发痒，但这个时候还抱怨也有些太不看场合了。

“嗯。我认为态度太独断了”

“不过男孩穿的是女高跟鞋诶……女装大佬？”

“可以这么说，故事就是围绕这个展开的”

“是吗……”

“孩子有着自己的想法，做父母的支不支持他姑且不论，至少应该先去了解对方吧”

雪之下的评价中稍微掺杂着点情绪，可能是或多或少想起了自己以前的事。要对过去完全不介怀什么的，也许谁都做不到吧。

避而不谈往往即是逃避的表现，若打算去面对的话，则能称之为决意与向前迈进的做法。但这也只是起点而已，我觉得所谓“过去”大概是一种人们无法断除的罪孽的存在，就连释怀也做不到。只能不停地累积在行囊里头，背负着直至行走到世界终点。

嘛，不过这种道理其实一旦理解了反而没什么卵用，越了解世界越会失去其意义所在。对于决定向前迈步的雪之下，我觉得已经足够感到庆幸了。

“为人父母多少会把梦想寄托在子女身上，这也是一种爱的体现啦”

“是吗，这种不顾他人想法的爱也是够自私的”

确实多少有着强加的意味，但说到底去了解就代表能理解吗？关于这点我们应该比谁都要清楚才对。

“不是这样的。七夕那天你不是说过吗，和母亲之间是笨拙的误会”

“是呢……”

“之所以会产生误解，首先就得要去解啊。没人是为了得到错误的答案而去求解的，但这并不代表就不会搞错了”

“你是想说……这种在子女身上强加自己愿望的行为也是误解？”

“理解这种事，不都得在别人身上多少强加些什么吗。因为我们不是对方而是自己，能做到的也只有擅自这回事咯？”

“总觉得你在说歪理的样子，但好像也没找出什么漏洞……好啦不说了，先专心观看吧”

“好……”

确实在演出途中说什么长篇大论也太不着调了，既然到这来就好好欣赏吧。

只不过有点困扰的是，雪之下并没完全“回归原状”……彼此间缩短的距离就这么保持着，被抱住的手臂总觉得摇摇欲坠。

别吃我豆腐啦……

——————

整部戏剧总共分成两部分，因为中间有段短暂的休息时间，我和雪之下便到隔壁咖啡厅吃了点东西。Max咖啡自然是不可能有的，我点了杯巧克力圣代来进行糖分补充，毕竟要理解剧情寓意多少得花点脑力。

雪之下似乎对自己点单的忌廉巧克力曲奇赞赏有加，不过她的食量本来就堪忧，因此我也被迫吃了一半。

由我来评价的话，她在家里制作的还要更好吃…这家伙以后如果去开西饼店，感觉也能凭手艺发家致富的样子。和哪里没什么特长的某人差距真大啊……

“出来以后满脑子都是yeahyeah～的，爷爷、爷爷，everybody say爷爷～……是在骂大家都是孙子么”

“太粗俗了。净想些不正经的”

被雪之下训斥了，明明我觉得还挺好笑的。这大概就是男子高中生与女子高中生的区别吧，嗯。

原本为了所谓的“梦想”从父业中逃离了，但那也只是随波逐流，盲从着未婚妻所选择的方向而已。根本就谈不上查理的自我，也就更别提什么梦想了。

说到家族企业这种东西，多少都会让我想起雪之下的家世。当然我也很清楚她希望继承父业的那番话绝非谎言。

雪之下虽然没怎么特意提过自己的家世，但她姐姐那边却老是时不时向我透露，似乎早在舞会以前她和她母亲就已达成了某种协议。

我想，正因为察觉到自己一无所知，我最近才会总对她所提到的那个“条件”感到如此焦躁不安，才会不禁胡思乱想地做出些负面猜测，才会辗转在床上消耗掉闲着的时光。

力所能及的，我能做些什么来赢取她的信赖呢。为此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多抱抱雪乃姐就好啦！

脑海中却只回响起小町不按常理出牌的话语。

——————

再次进到戏场，我边带着这些麻烦的思绪，边沉浸于戏剧里头。

这剧情本身是比较套路化的发展，放在创作当时或许还带有点意外性，但时至今日类似的故事展开已数不胜数。然而却不会给人无聊的感觉，想必也是所谓“经典”的魅力之一。

劳拉进行拳击赛的场景给人带来一股奇妙的律动，乍一看下去这叙事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在营造的氛围与观众笑声的带动下总觉得能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和预料的一样，查理和劳拉再一次产生了矛盾，既然如此那么故事应该就要迎来最高潮了。

即便沉浸于剧情之中，趁间隙我还是会不时看向雪之下的侧脸，她的目光始终牢牢锁定在舞台之上。这样的我有资格知道她所看着的地方吗？应该下决心去问她吗？我在是与否中间摇摆不定，犹豫不前的我甚至混淆了灯光下的剪影，舞台与现实的交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隐隐掩藏身姿的冲动在其中穿行，不由得令我有种于临界点即将破裂的预感。

像是要把这些繁琐的混乱的连锁全部一同埋葬掉似的，就在这个时候，灯光一下子全熄灭了。

舞台上一片漆黑，舞台下也一片漆黑。

短暂的漆黑无光的世界正朝人们现出爪牙，聚光灯将它的腹部打穿，投射到位于舞台上方的查理身上。

拿着手机的查理正在向劳拉忏悔。一字一句都是听惯了的台词，即便如此观众们仍旧受剧情带动一般在静静地倾听着。

然而随着查理的话语，其余的灯光渐渐聚焦在舞台后方，这时才隐约看见劳拉的身影。

从周围传出短暂的起哄，位于身旁的雪之下也似乎被吓到一般捏了捏我的手，倒也不怎么痛就是了。

——“Goodbye.And thank you.＂

等到查理挂掉了电话，这时劳拉的所在成为了唯一的聚光点。

悠远的音乐响起，舞台底下陷入沉默，然后传来了劳拉如同女声一般的嗓音。

……You do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you can't listen......

位于舞台后方的劳拉身穿一袭闪闪发亮的白色长裙，边唱着歌边缓缓向前迈步。

随着灯光增强，她的身影逐渐清晰起来，雪白的裙子与黑人参演者的肌肤相互映照，使他变得愈发光彩夺目。

……Hold me in your heart till you understand,hold me in your heart just the way that I am......

他脸上所画的妆容绝对称不上好看，却总觉得让人讨厌不起来。

拼尽全力想要诉说什么的那份表情与充满力道的肢体动作，不知为何感觉还有些耀眼。

——Just be who you wanna be

——Just do what you wanna do

就这样一直犹豫下去肯定也无法得到结果，到头来我应该很清楚，唯独不停询问下去，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共同寻求的那个答案。

应该做些什么确实难以弄懂，但我能做什么又想做些什么呢？此时此刻位于此地的这个自己难道还不清楚吗？

啊啊，到头来我一直苦思冥想的，难道不是让自己变得软弱的借口吗？

……But you mean more to me,I must mean more to you——

按耐不住的情绪在体内翻涌，纠缠不清的思绪在脑内搅和，但所有这些最终都在那嘹亮而振奋人心的歌声之中，凝结成轮廓清晰的块状物。

——Hold me in your heart till you understand,hold me in your heart just the way that I am......

我凭借着那总算拥有形状的勇气，将座位与座位间的扶手提起，手臂缓慢绕过雪之下后背抵达她的右肩，轻轻地将她搂近身边。

随后从她那感受到了目光，回望过去，两人的视线便重合起来。近在咫尺的我和她，彼此仅仅是一言不发地停驻在这个片刻，任由歌声为这沉默助兴。

“雪之下”

“是。怎么了”

“我想说，那个……”

“嗯”

“……请多依靠我些吧”

“……”

明明在歌声最高潮时两人却谈起话来，距离很近而且声音很小，倒也没引起周围观众的注意，但确实有点不尊重作品。

然而，到底是突然涌上心头的冲动，这方面也请体谅一下。

从雪之下那并未传来回应，但她的视线也未曾移开。就这么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都在沉默当中一动不动，隐约有种无需语言却似乎在交流着什么的感觉。

……I need you to love me that way,too——

就在同一时间歌曲迎来了结尾，嘹亮的歌声环绕在整个剧场当中，句尾的颤音久久未能停息，仿佛要把人的灵魂拉长至仅悬一线即将断开的程度，不由得有种心脏震碎的预感。甚至令人怀疑这感觉是否会无限延续下去。

但就在这么想的时候，声音戛然而止。

短暂的沉默，随后掌声轰然响起，人们的欢呼声响彻礼堂。当然这只能是短暂的喧嚣，不久后故事的剧情仍将继续，甚至没有休息时间让大家沉浸在余韵里头。

但即便在人们的这般盛情当中，唯一没有改变的，是脖子处被某人头顶翘起的呆毛所带来的瘙痒感，以及搭在我胸膛上的那只小小的手板，和手心下我那温暖的胸间。

——————

【15.那天夜晚】

电车沿着铁轨从地底跃出，随即向着黑夜飞驰而去。

仿佛底片一样的车窗上映着两人的身姿，那便是我和雪之下。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并非停滞不动的固定影像，只是相较于电车静止在原地而已。

“刚刚那两人挺有趣的”

“嘛，我也这么觉得。那种……是叫交流障碍么”

“据本人说只是一紧张就发不出声音”

“没想到男的那边连专用手写板都准备了”

“人家这就叫贴心”

“……。不就是因为有个超漂亮的女朋友才费那么大劲的嘛”

“……你倒是对人家女朋友观察得很仔细”

“说什么，古见同学本来就……”

“阿啦？原来名字也记得很仔细呢”

音乐剧结束后已经差不多傍晚了，在商场闲逛一会儿就到附近的餐饮店吃了晚饭。中途嘛，稍微发生了点小插曲……总之，晚饭后便和雪之下两人坐电车回家。

至于过程中被如何如何严厉审问了一番，这些就忽略不计好了。

等到从地铁口出来时，天色早已由深蓝转为黑色。这种状况下自然不能让女孩子一个人回家，虽说对象是战斗力为负数的我，但有人相伴多少会变得安心许多。

在前往雪之下家公寓的近道路途中，有一条绵长的田间小道……啊不，该说是乡间小道吗？毕竟两边也不是田地，只是一堆杂草而已。虽说那草也长得太长了点，实在让人害怕会不会藏着什么。

嘛，毕竟路面的地势要高上不少，所以其实也不至于啦。

光凭星星并不足以指引这迷途者的夜晚。沿着有些蜿蜒的小道前行，道路两边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路灯，散发出银白色的光芒照亮远方的道路。

而我就如同那乔邦尼的影子一般，默默地转到雪之下的侧面，与她并肩行走着。

在交替的灯光下，脚底边的影子反反复复变换着位置，正如某人摇摆不定的心一样。

仅仅是数小时前的事情怎么可能轻易忘掉，何况还是自己下定决心做的事。只不过从晚饭开始对方似乎就完全没有要提及的意思，由这边再提一遍也不是不行，但总觉得这样自己好像有点烦人。

正这么想着的时候，从身旁传来了声音。

“比企谷君”

“啥”

“你在剧院里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总算来了么。

路上一直在等着雪之下把话说出口，只不过说是这么说，虽然在等着，却没想好要说些什么。

“大概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那算什么说法。你这么说我哪能明白”

确实，原本在音乐剧途中对她说的话就很简短，而且也不存在什么实际内容，真要说就只是将感情传递过去罢了。

多点依靠我……所以就是说要依靠什么？被这么一问连我都搞不懂，和小町讨论的时候好像多少有点头绪，但现在却想不起来。

低着头一步一步向前走，接连踩在自己的影子上。这状况就好比准备考试时超努力地复习过，结果临场却发现刚好忘了需要的答案，倒是记住了一堆没考到的知识点。有种白费功夫的心情。

以我而言因为和小町聊天还挺高兴的，所以倒也没觉得花了什么功夫。

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好说辞，而且话都说到这了再不停绕圈子也蛮烦人的，所以我决定还是直说好了。

“……嘛，就是说如果有啥困难的话……你别一个人蛮干，也可以让我帮下忙什么的。比方说，你和母亲的事……还有我们之间的事什么的”

“啊……原来是指这个吗”

总觉得自己说出口的话其实也没怎么抓住重点，但从雪之下的反应来看似乎是理解了。毕竟这家伙最近获得了由我本人颁发的八幡顶级鉴定证书，已经可说是对八幡无所不知，就差成为我肚子里的蛔虫了。

也无从知道我内心对她的赞美，自顾自理解了般的雪之下把视线从我脸上移开，然后投向漆黑的夜空。

这么一来我便无法判断她所看着的地方，毕竟这个晚上连星星也少得可怜，月亮也不知躲到哪去。与被灯光所照亮的地面不同，这无光的夜幕甚至让人觉得连接着某处不明的深渊，那不知深浅的既视感让我内心有种悬空的错觉。

……我讨厌那个胆怯懦弱而畏缩不前的自己。

“是呢，还记得去奥特莱斯约会的那天吗？有跟你说过那天早上我和母亲交谈过的吧”

“啊啊……”

不如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在意起来，因为中途被打断而没能追问下去，结果就变得像最近这阵子似的一个人不停纠结。

“其实……被母亲提出了条件呢。可能是姐姐告的密，我们的事不知为何被发现了……”

“哦、哦哦”

不不，被发现是当然的。毕竟最初就是那人诱导着我去求婚，倒不如说阳乃姐那边才是被告知的吧。当然这件事雪之下本人是不知道的……

要由我来看，雪之下的母亲估计是一早就预谋好的。该说不愧是两人的母亲吗，比起阳乃小姐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头推你进坑，那头把土往坑里埋……这人到底想干什么啊？

“那么，是什么条件？”

“嗯。母亲说了，首先……她要求比企谷君你和我一起考到东京大学去”

“……东、东大？”

这还真是……完全出乎意料。

因为不管怎么说，以我目前的成绩来考虑的话怎么看都是痴人说梦一样的要求。话说，雪之下本来不是要考千叶附近的国立理工吗？突然说要考东大什么的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是东大啊……”

“抱歉，这个我也不清楚。虽然问过母亲，但她并没有回答我……”

“额不用道歉啦又不是你的错。毕竟是你的母亲……大概又在考虑着什么我们无法想象的事吧”

以接触过的经验来看，我认为要揣度那人的想法基本是不可能的。

“然后还有的就是……母亲要求你得参加两个月后由雪之下家举办的晚会”

“……哈？为什……”

“这个也不清楚……”

要求原来不止一个就够意外了，结果后者比起前者要更让人意外又更让人意外了。好吧你看，意外到逻辑都有点混乱起来了。

似乎就连雪之下本人也没能从母亲那得到解释，那她之所以藏着掖着不告诉我也可以理解了，大概一直在考虑要怎么跟我说明吧……虽然还真是超级让我迷茫的。

说是要参加雪之下家族举办的晚会，我到底要以什么身份去参加这点也令人好奇，两人都还只是高中生，像什么少女漫般的订婚展开肯定是不会有的。但令我更好奇的，参加舞会是要我去做些什么…总不会就是让我去瞻仰一下上流阶层的活动，炫耀一番顺便请我吃顿好的吧？

就在我因内心各种苦恼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时，身旁的雪之下再一次开口了。

“我明白你也很困惑。但不用太担心啦，母亲那边我会试着去说服她的”

这么说着的雪之下朝我露出有点罕见的苦笑，笑容中似乎还夹杂些许愧疚。看见这幅表情我的心不知为何抽动了一下，插在裤袋里的手也因自然收拢的手指而握成拳头，隔着轻薄面料紧贴在大腿的肌肤上。

两人短暂地陷入了沉默，只是一声不吭地沿着道路向前行走，直到此刻才察觉到这夜晚原来异常寂静。

喧扰的蝉鸣不复存在，令人意识到盛夏总算是远去了。一阵只属于秋季的夜风越过大片草地吹拂而来，看着眼前随风摆动的乌黑秀发，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似乎是落后了些许。

随着彼此间平淡的对话，我们不知不觉已走过了一半的路途，而这之后还将走完剩下的一半。

然而，无论我还是她都停住了步伐。

刚好在路灯与路灯的间隔正中央，从道路两边的草丛里不停不停地……接连漂浮起零星的细小存在，有着与野草相接近的淡绿色却不可能将其混淆，那大概是因为它正散发出如同虚幻的光芒吧。

“是萤火虫啊”

“是呢”

这些闪耀着的绿色光球在黑暗中是如此晃眼，仿佛是今夜缺席的星辰们通通坠落到地面一般，无数微小的光芒聚拢起来就会成为浩瀚的星河，它们甚至能将这片看不见未来的黯淡夜空给染上绿色，就好比人们所说在南极能看见的极光。

我和雪之下两人静静停驻在这片流动的光辉之中，类似幻想的物语场景却令我感觉身临其境似的，心中隐约有种摇晃不已的情绪，变幻着的各种形状仿佛在向我述说着什么。

看着这凑成光带绕起圈来的萤火虫群，我如感慨般轻轻叹了口气。

眼前的光景是如此美妙，我本该让自己完全沉浸在这难得一见的世界里头才对。然而，无论是随即联想到的《萤火之森》又或是回想起更久远的《萤火虫之墓》，此刻在我脑海都只汇聚成同一个想法。

——转瞬即逝的此刻，以及如今我们正度过的时光。

萤火虫终会散去，这美好的片刻总会消逝。

事物的诞生与消亡终究都无法挽留，生而为人所能做到的事实在太少，最后我们只能静静地观望着事态变化，等到物是人非以后告诉自己世事大多如此无需介怀，任凭那些无理的必然从我们身边夺走什么。

但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结局。

我所渴望的不是那种迫于现实无奈而徒留眼泪的悲剧情节，我不需要那种在内心堆满沉淀物的所谓深度，若有流星划过夜空我便会毫不迟疑地向它许下愿望。

然而实际上愿望无法保证实现，我也不可能去依赖那已然消逝的星星，它甚至不会在漆黑的夜幕上给我留下些许痕迹。

与其将希望寄托在这虚无缥缈的存在，还不如试着伸手去抓住吧。

“雪之下”

“嗯？”

“那个，怎么说，你不用担心的……”

我有些支支吾吾地组织着语言，可能是因为内心也不大自信吧，毕竟那对我来说实在是个重担啊。

就算现在开始努力……能不能做到也实在无法断言，本来我就不是那种天资过人想做就能做得到的孩子，特别与数学酱之间还有着绝望般的代沟，不是90度而是270度的程度。

但即便如此，只要活在世上，人们就总会有不得不挑起的担子。

“因为……我们约定过的吧，在那星空底下。……我会追上去的”

我看向脸朝这边的她，彼此的视线交汇起来。

“追上你……然后赶到你的身边。所以，等到完成那些条件以后”

……

说着我低下头去，手停驻在半空中，腰身弯下，头低着看向地面，能看到零星的萤火微光，与路面难分深浅的影子以及自己并拢的双腿。

——呼

从草堆旁吹来一阵风，缓缓掠过原地伫立的我。晚风吹拂到身上的时候会有种不习惯的像是接触干冰的清凉感，沿着皮肤一直延续至唇边，最后将随着语言再次回归到夜色中消散不见。

但的确是存在的，无论是一瞬的凉氯，或是涌起的志气，又或者说，那无形的愿望。

于是。

“雪之下，请和我结婚吧。”

“……”

短暂的沉默，打算偷偷窥伺雪之下反应而略微抬起头，她却刚好转过身去，然后从背影那传来她清脆的答复。

“不要。”

“额……”

啊咧，这里不是应该答应才是的吗？雪之下应该不讨厌我的吧？

怎么说也交往了这么长时间，多少也能察觉到彼此的心意。一起度过的这段日子该不会都是我的错觉吧……

不过后续她的发言马上就终止了我的胡思乱想。

“因为，这不是F.L.A.G嘛，按你平时读的那些小说里的话来讲”

“……哈？你、怎么……你不是说不喜欢那种书的吗？”

“哼哼。试着去读了哦，有些还是蛮有趣的”

“是吗……”

怎么也没想到雪之下竟然会看轻小说，虽然不知多久以前曾向她推荐过，但从她当时的反应来看感觉应该不会接触的才对。

话说她看的什么类型啊，该不会是渡航写的吧？反正感觉挂宫无双类型的绝对是NG的……

呼。

听见她的说明后，之前一瞬间揪起的内心也变得舒缓起来，总算是能想些无关紧要的事了。

“你不是也变得很熟悉潘先生了吗，原本不也没什么兴趣？”

“嘛，原本倒也不讨厌就是了”

本来对潘先生也没什么成见，只是觉得眼神有点凶恶而已。

至于现在嘛，我甚至都称得上潘先生专家了，连雪之下推荐的《Hello Mr.Panda》也都一字不漏地看完了。

“毕竟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多少都会被彼此同化的。这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

“是嘛……”

“总之由于你说的像是FLAG一样，不会接受的哦”

因为像flag，还是标志性的死亡flag呢，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所以拒绝。

被雪之下以此为理由来拒绝倒也没什么不满了，那么要再来一次吗？只要不加上多余的描述就算不上flag了吧？

慢慢挺直身，正纠结着该如何是好，这时站在前方不远的雪之下突然转过身来。

“所以呢，等到那个时候……请再一次”

太过突然的断句。

察觉到之际雪之下已来到我跟前，轻轻踮起脚尖。随后，这片泛着秋色的夜空再次陷入了沉默。

唯独萤火虫的叫声残留下来，告诉了我剩余的约定。

——一日End。